四庫全書薈要·乾隆御览本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尚書注疏卷十二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尚書注疏卷十二

漢孔氏傳　唐陸德明音義　孔頴達疏

周書　旅獒　金縢　大誥　微子之命

序西旅獻獒傳西戎遠國貢大犬大保作旅獒傳名公陳戒音義獒五羔反馬云作豪酋豪也名時照反後名公皆倣此疏正義曰西方之戎有國名旅者遣獻其大犬其名曰獒於是大保名公因陳戒史叙其事作旅獒傳正義曰西旅西方夷名西方曰戎克商之後乃來知是西戎遠國也獒是犬名故云貢大犬大成王時召公為大保知此時大保

亦名公也釋詁云旅陳也故云名公陳戎上旅是國名此旅訓為陳二旅字同而義異鄭云獒讀曰豪西戎無君名强大有政者為酋豪國人遺其酋豪來獻見於周良由不見古文妄為此說

旅獒傳因獒而陳道義

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傳四夷慕化貢其方賄九八言非一皆通道路無遠不服西旅底貢厥獒傳西戎之長致貢其獒犬高四尺曰獒以大為異大保乃作旅獒用訓于王傳陳貢獒之義以訓諫王音義賄呼罪反底之履反長丁丈反疏正義曰惟武王既克商華夏既定遂開通道路於九夷八蠻於是有西戎旅國致貢其大犬名

獒大保名公乃作此篇陳貢獒之義用訓諫於王傳正義曰曲禮云其在東夷西戎南蠻北狄經舉夷蠻則戎狄可知四夷慕化貢其方賄言所貢非獨旅也四夷各自為國無大小統領九八言非一也釋地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又云八蠻在南方六戎在西方五狄在北方上下二文三方數目不同明堂位稱九夷八蠻六戎五狄與爾雅上文不同周禮職方氏掌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鄭衆云四八七九五六周之所服國數也徧檢經傳四夷之數參差不同先儒舊解此爾雅殷制明堂位及職方并爾雅下文云八蠻在南六戎在西五狄在北皆為周制義或當然明堂位言六戎五狄職方言五戎六狄趙商以此問鄭鄭答云戎狄但有其國數其名難得而知是鄭亦不能定解言克商遂通道是王家遣使通道也魯語引此事韋昭云通道譯使懷柔之是王家遣使通彼彼聞命來獻也言其通夷蠻而有戎貢是四夷皆通道路無所不服西戎之

長謂旅國之君致貢其獒或遣使貢之不必自來也犬高四尺曰獒釋畜文左傳晉靈公有犬謂之獒旅國以犬為異故貢之也

曰嗚呼明王慎德四夷咸賓傳言明王慎德以懷遠故四夷皆賓服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傳天下萬國無有遠近盡貢其方土所生之物惟可以供服食器用者言不為耳目華侈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傳德之所致謂遠夷之貢以分賜異姓諸侯使無廢其職分寶玉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傳以寶玉

分同姓之國是用誠信其親親之道音義供音恭為于偽反侈昌氏反又式氏反疏正義曰嗚呼歎而言也自古明聖之王慎其德教以柔遠人四夷皆來賓服無有遠之與近盡貢其方土所生之物其所獻者惟可以供其服食器用而已不為耳目華侈供玩好之用也明王既得所貢乃明其德之所致分賜於彼異姓之國明已德致遠賜異姓之國令使無廢其服職事也分寶王於同姓伯叔之國見已無所愛惜是用誠信其親親之道也傳正義曰以言無有遠近是華夷總統之辭釋詁云畢盡也故云天下萬國無有遠近盡貢其方土所生之物惟可以供服食器用者玄纁絺紵供服也橘柚菁茅供食也羽毛齒革瑤琨篠簜供器用也下言不役耳目故知言不為耳目華侈也周禮大行人云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壹見各以其所貴寶為贄鄭玄云所貴寶見經傳者犬戎獻白狼白鹿是也餘外則周書王會備焉案

王會篇諸方致貢無所不有此言惟服食器用者遠方所貢雖不充於羅用實亦受之名公深戒武王故言此耳明王有德四夷乃貢是德之所致謂遠夷之貢也昭德之致正謂賜異姓諸侯令其見此遠物服德畏威無廢其貢獻常職也魯語稱武王時肅慎氏來貢楛矢石砮長尺有咫先王欲昭令德之致遠以示後人使永監馬故銘其楛曰肅慎氏貢矢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古者分異姓以遠方之貢使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慎氏之矢是分異姓之事禮有異姓庶姓異姓王之甥舅庶姓與王無親其分庶姓亦當以遠方之貢矣寶玉亦是萬國所貢但不必是遠方所貢耳以寶玉分同姓之國示已不愛惜共諸侯有之是用誠信其親親之道也言用寶以表誠心使彼知王親愛之也定四年左傳稱分魯公以夏后氏之璜是以寶玉分同姓也異姓踈慮其廢職故賜以遠方之物攝彼心同姓親嫌人不王無恩賜以寶玉貴物表王心此亦互相見也

易物惟德其物傳言物貴由人有德則物貴無德則物賤所貴在於德德盛不狎侮傳盛德必自敬何狎易侮慢之有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傳以虛受人則人盡其心矣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傳以悅使民民忘其勞則力盡矣音義不易羊質反狎易以豉反盡津忍反下同疏正義曰既言分物賜人因說貴不在物言有德無德之王俱是以物賜人所賜之物一也不改易其物惟有德者賜人其此賜者是物若無德者賜人則此物不是物矣恐人主恃已賜人不自脩德言此者戒人主使脩德也又說脩德之事德盛者常自敬身不為輕狎侮慢之事狎侮君子則無以盡人心君子被君侮慢不肯盡心矣狎侮小人則無以盡其力小人被

君侮慢不復肯盡力矣君子不盡心小人不盡力則國家之事敗矣傳正義曰有德不濫賞賞必加於賢人得者則以為榮故有德則物貴也無德則濫賞賞或加於小人賢者得之反以為恥故無德則物賤也所貴不在於物乃在於德以虛受人易咸卦象辭也人主以己為虛受用人言執謙以下人則人皆盡其心矣詩序云悦以使民民忘其死故云以悦使民民忘其勞在上撫悦之則人皆盡其力矣此君子謂臣小人謂民太甲曰接下思恭不可狎侮臣也論語云使民如承大祭不可狎侮民也襄九年左傳云君子勞心小人勞力故别言之

不役耳目百度惟貞傳言不以聲色自役則百度正玩人喪德玩物喪志傳以人為戲弄則喪其德以器物為戲弄則喪其志志以道寧言以道接傳在心為志發氣

為言皆以道為本故君子勤道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傳遊觀為無益奇巧為異物言明王之道以德義為益器用為貴所以化治生民犬馬非其土性不畜傳非此土所生不畜以不習其用珍禽奇獸不育于國傳皆非所用有損害故不寶遠物則遠人格傳不侵奪其利則來服矣所寶惟賢則邇人安傳寶賢任能則近人安近人安則遠人安矣音義玩五貫反喪息浪反觀官喚反畜許竹反䟽正義曰既言不可狎侮又言不可縱恣不以聲色使役耳目則百事

之度皆惟正矣以聲色自娛必玩弄人物既玩弄人者喪其德也玩弄物者喪其志也人物既不可玩則當以道自處志當以道而寧身言當以道而接物依道而行則志自得而言自當傳正義曰昭元年左傳子產論晉侯之疾云茲心不爽昏亂百度杜預云百度百事之節也此言志既不營聲色百事皆自用心則皆得正也喪德喪志其義一也玩人為重以德言之玩物為輕以志言之終是志荒而德喪耳在心為志詩序文也在心為志謂心動有所向也發氣為言言於志所趣也志是未發言是已發相接而成本末之異耳志言並皆用道但志未發故以道寧志不依道則不得寧耳言是已發故以道接言不以道則不可接物志言皆以道為本故君子須勤道也遊觀徒費時日故為無益無益多矣非徒遊觀而已奇巧世所希有故為異物異物多矣非徒奇巧而已諸是妄作皆為無益諸是世所希皆為異物異物無益不可偏舉舉此二者以明此類皆是也不作是

初造之辭為作有所害故以為無益不貴是愛好之語有貴必有賤故以異物對用物雖經言用物傳言器用可矣經言有益有益不知所謂故傳以德義是人之本故德義為有益諸是益身之物皆是有益亦舉重為言經之戒人主人主如此所以化世俗生養下民也此言生民宣十二年左傳云分謗生民皆為生活民也下云生民保厥居與孝經云生民之本盡矣言民生於世謂之生民與此傳異也俗本云弗賤衍弗字也犬馬非其土性不畜者此篇為戒止為此句以西旅之獒非中國之犬不用令王愛好之故言此也僖十五年左傳言晉侯乘鄭馬及戰陷於濘是非此土所生不習其用也犬不習用傳記無文詩序云任賢使能周室中興故傳以任能配寶賢言之論語云舉直錯諸枉則民服故寶賢任能則近人安嫌安近不及遠故云近人安則遠人安矣楚語云王孫圉聘於晉定公饗之趙簡子鳴玉以相問於王孫圉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對曰然簡子曰其為

寳也幾何矣曰未嘗為寳楚之所寳者曰觀射父及左史倚相此楚國之寳也若夫白珩先王之所玩何寳之焉是謂寳賢也

嗚呼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細行終累大德傳輕忽小物積害毁大故君子慎其微為山九仞功虧一簣傳八尺曰仞喻向成也未成一簣猶不為山故曰功虧一簣是以聖人乾乾日昃慎終如始允迪兹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傳言其能信蹈行此誠則生人安其居天子乃世世王天下武王雖聖猶設

此誠況非聖人可以無誠乎其不免於過則亦宜矣音義行下孟反累劣偽反仞音刃字又作刃七尺曰仞一云八尺曰仞虧曲為反簣其貴反向許亮反乾其連反昃音側王如字又于況反注同

疏正義曰所戒以終故歎以結之嗚呼為人君者當早起夜寐無有不勤於德言當勤行德也若不矜惜細行作隨宜小過終必損累大德矣譬如為山已高九仞其功虧損在於一簣惟少一簣而止猶尚不成山以喻樹德行政小有不終德政則不成矣必當慎終如始以成德政王者信能蹈行此誠生民皆安其居處惟天子乃世世王天下也

傳正義曰矜是憐惜之意故以不惜細行為輕忽小物謂上狎侮君子小人愛玩犬馬禽獸之類是小事也積小害毀大德故君子慎其微易繫辭曰小人以小善為無益而不為也以小惡為無傷而不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是故君子當慎微也周禮匠人有

畎遂溝洫皆廣深等而澮云廣二尋深二仞則澮亦廣深等仞與尋同故知八尺曰仞王肅聖證論及注家語皆云八尺曰仞與孔義同鄭玄云七尺曰仞與孔意異論語云譬如為山未成一簣鄭云簣盛土器為山九仞欲成山以喻為善向成也未成一簣猶不為山故曰為山功虧一簣古語云行百里者半於九十言末路之艱難也是以聖人乾乾不息至於日昃不敢自暇恐末路之失同於一簣故慎終如始也乾乾易乾卦文日昃無逸篇文允迪茲者此總結上文信蹈行此誡行此以上言也言君主於治民故先云生民安其居天子乃得世世王天下也傳以庸君多自用已不受人言叙經意而申之云武王雖聖名公猶設此誡況非聖人可以無誡乎身既非聖又無善誡其不免於過則亦宜其然矣

序巢伯來朝傳殷之諸侯伯爵也南方遠國武王克

商慕義来朝芮伯作旅巢命傳芮伯周同姓圻内之國為卿大夫陳威德以命巢亡音義巢仕交反徐呂交反芮如銳反圻音祈

疏正義曰巢伯國爵之君南方遠國也以武王克商乃慕義來朝王之卿大夫有芮伯者陳王威德以命巢君史叙其事作旅巢命之篇傳正義曰武王克商即來受周之王命知是殷之諸侯伯是爵也仲虺之誥云成湯放桀于南巢或此巢是也故先儒相傳皆以為南方之國今聞武王克商慕義而來朝也鄭玄以為南方世一見者孔以夷狄之爵不過子此君伯爵夷狄未明故直言遠國也世本云芮伯姬姓是周同姓也杜預云芮馮翊臨晉縣芮鄉是也知是圻内之國者芮伯在朝作命必是王臣不得其官故卿與大夫並言之旅訓為陳陳王威德以命巢

序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傳為請命之書藏之於匱緘之以金不欲人開之音義武王有疾馬本作有疾不豫縢徒登反緘工咸反

疏正義曰武王有疾周公作策書告神請代武王死事畢納書於金縢之匱遂作金縢凡序言作者謂作此篇也案經周公策命之書自納金縢之匱及為流言所謗成王悟而開之史叙其事乃作此篇非周公作也序以經具故略言之傳正義曰經云金縢之匱則金縢是匱之名也詩述韔弓之事云竹閉緄縢毛傳云緄繩縢約也此傳言緘之以金則訓縢為緘王鄭皆云縢束也又鄭喪大記注云齊人謂棺束為緘家語稱周廟之內有金人三緘其口則縢是束縛之義藏之於匱緘之以金若今釘鍱之不欲人開也鄭云凡藏秘書藏之於匱必以金緘其表是秘密之書皆藏於匱非周公始造此匱獨藏此書也

金縢傳遂以所藏為篇名䟽正義曰發首至王季文王史敘將告神之事也史乃策祝至屛壁與珪告神之辭也自乃卜至乃瘳言卜吉告王差之事也自武王既喪已下敘周公被流言東征還反之事也此篇敘事多而言語少若使周公不遭流言則請命之事遂無人知為成王開書周公得反史官美大其事故敘之以為此篇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傳伐紂明年武王有疾不悅豫二公曰我其為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傳穆敬戚近也召公太公言王疾當敬卜吉凶周公言未可以死近我先王相順之辭公乃自以為功傳周公乃

自以請命為已事為三壇同墠傳因大王王季文王請命於天故為三壇壇築土墠除地大除地於中為三壇

為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焉傳立壇上對三王植璧秉珪乃告大王王季文王傳璧以禮神植置也置於三王之坐周公秉桓珪以為贄告謂祝辭音義豫本又作忬為于偽反戚千歷反壇徒丹反築土也馬云土堂墠音善植時織反徐音置贄音至祝如字或之又反下同

疏正義曰既克商二年即伐紂之明年也王有疾病不悅豫名公與太公二公同辭而言曰我其為王敬卜吉凶問王疾病瘳否周公曰王今有疾未可以死近我先王故當須卜也周公既為此言公乃自以請命之事為已事除地為

墠墠内築壇為三壇同墠又為一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壇上焉置璧於三王之坐公自執珪乃告大王王季文王告此三王之神也傳正義曰武王以文王受命十三年伐紂既殺紂即當稱元年克紂稱元年知此二年是伐紂之明年也王肅亦云克殷明年顧命云王有疾不懌懌悦也故不豫為不悦豫也何休因此為例云天子曰不豫諸侯曰負茲大夫曰犬馬士曰負薪釋訓云穆敬也戚是親近之義故為近也武王時三公惟周召與太公耳知二公是召公太公也言王疾恐死當敬卜吉凶周公言武王既定天下當成就周道未可以死近我先王死則神與先王相近故言近先王若生則人神道隔是為遠也二公恐王死欲為之卜周公言王未可以死是相順之辭也鄭云戚憂也周公既内知武王有九齡之命又有文王曰吾與爾三之期今必瘳不以此終故止二公之卜云未可以憂怖我先王如鄭此言周公知王不死先王豈不知乎而慮先王憂也功訓事也

周公雖許二公之卜仍恐王疾不瘳不復與二公謀之乃自以請命為已之事獨請代武王死也所以周公自請為已事者周公位居冢宰地則近親脫或卜之不善不可使外人知悉亦不可苟讓故自以為功也請命請之於天而告三王者以三王精神已在天矣故因太王王季文王以請命於天三王每王一壇故為三壇壇是築土墠是除地大除其地於中為三壇周公為壇於南方亦當在此墠內但其處小別故下別言之周公北面則三壇南面可知但不知以何方為上耳鄭玄云時為壇墠於豐壇墠之處猶存焉禮授坐不立授立不坐欲其高下均也神位在壇故周公立壇上對三王也周禮大宗伯云以蒼璧禮天詩說禱旱云圭璧既卒是璧以禮神不知其何色也鄭云植古置字故為置也言置璧於三王之坐也周禮云公執桓圭知周公秉桓圭又置以為贄也告謂祝辭下文是其辭也

史乃冊祝曰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傳史為冊書祝辭也元孫武王某名臣諱君故曰某厲危虐暴也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傳大子之責謂疾不可救於天則當以旦代之死生有命不可請代聖人叙臣子之心以垂世教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傳我周公仁能順父又多材多藝能事鬼神言可以代武王之意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傳汝元孫受命于天庭為天子

布其德教以佑助四方言不可以死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祇畏傳言武王用受命帝庭之故能定先人子孫於天下四方之民無不敬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傳歎惜武王言不救則墜天之寶命救之則先王長有依歸今我即命于元龜傳就受三王之命於大龜卜知吉凶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傳許謂疾瘳待命當以事神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傳不許謂不愈也屏藏也言不得

事神音義遘工豆反遇也丕普悲反馬同徐甫眉反鄭音不𢖍勑留反下同疏正義曰史乃為策書執以祝之曰惟爾元孫某某即發也遇得危暴重疾今恐其死若爾三王是有大子之責於天謂負天大子責必須一子死者請以旦代發之身令旦死而發生又告神以代之狀我仁能順父又且多材力多技藝又能善事鬼神汝元孫不如旦多材多藝又不能事鬼神言取發不如取旦也然人各有能發雖不能事鬼神則有人君之用乃受命於天帝之庭能布其德教以佑助四方之民用能安定汝三王子孫在於下地四方之民無不敬而畏之以此之故不可使死嗚呼發之可惜如此神明當救助之無得隕墜天之所下寶命天下寶命謂使為天子若武王死是隕墜之也若不墜命則我先王亦永有依歸為宗廟之主神得歸之我與三王人神道隔許我以否不可知今我就受三王之命於彼大龜卜其吉凶吉則許我凶則為不許我爾之許我使卜得

吉兆旦死而發生我其以璧與珪歸家待汝神命我死當以珪璧事神爾不許我使卜兆不吉發死而旦生我乃屏去璧之與珪言不得事神當藏珪璧也傳正義曰告神之言書之於策祝是讀書告神之名故云史為策書祝辭史讀此策書以祝告神也武王是大王之曾孫也尊統於上繼之於祖謂元孫是長孫也某者武王之名本告神云元孫發臣諱君故曰某也易乾卦云夕惕若厲厲為危也虐訓為暴言性命危而疾暴重也泰誓牧誓皆不諱發而此獨諱之孔惟言臣諱君不解諱之意鄭玄云諱之者由成王讀之也意雖不明當謂成王開匱得書王自讀之至此字口改為某史官錄為此篇因遂成王所讀故諱之上篇泰誓牧誓王自稱者令入史制為此典故不須諱之責讀如左傳施舍已責之責責謂負人物也大子之責於天言負天一大子謂必須死疾不可救於天必須一子死則當以旦代之死生有命不可請代今請代者聖人叙臣子之心以垂世教耳

非謂可代得也鄭玄弟子趙商問玄曰若武王未終疾固當瘳信命之終雖請不得自古以來何患不為玄答曰君父疾病方困忠臣孝子不忍黙爾視其歔欷歸其命於天中心惻然欲為之請命周公達於此禮著在尚書若君父之病不為請命豈忠孝之志也然則命有定分非可代死周公為此者自申臣子之心非謂死實可代自古不廢亦有其人但不見爾未必周公獨為之鄭玄云丕讀曰不愛子孫曰子元孫遇疾若汝不救是將有不愛子孫之過為天所責欲使為之請命也與孔讀異告神稱予知周公自稱我也考是父也故仁能順父上云元孫對祖生稱此言順父從親為始祖為王考曽祖為皇考考父可以通之傳舉親而言父耳既能順父又多材多藝能事鬼神言已可以代武王之意上言丕子之責於天則是天欲取武王非父祖取之此言已能順父祖善事鬼神者假令天意取之其神必共父祖同處言已是父祖所欲欲令請之於天也以王者存亡大

運在天有德於民天之所與是受命天庭也以人況天故言在庭非王實至天庭受天命也既受天命以為天子布其德教以佑助四方之民當於天心有功於民言不可以死也

乃卜三龜一習吉傳習因也以三王之龜卜一相因而吉啓籥見書乃并是吉傳三兆既同吉開籥見占兆書乃亦并是吉公曰體王其罔害傳公視兆曰如此兆體王其無害言必愈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傳周公言我小子新受三王之命武王惟長終是謀周之道茲攸俟能念予一人傳言武王愈此所以待能念我

天子事成周道公歸乃納冊于金縢之匱中王翼日乃瘳傳從壇歸翼明瘳差也音義籥于若反徐以路反馬云藏卜兆書管并必政反差初賣反　疏正義曰祝告已畢即於壇所乃卜其吉凶用三王之龜卜一皆相因而吉觀兆已知其吉猶尚未見占書占書在於藏內啓藏以籥見其占書亦與兆體乃并是吉公視兆曰觀此兆體王身其無患害也我小子新受命於三王謂卜得吉也我武王當惟長終是謀周之道此卜吉之愈者上天所以須待武王能念我一人天子之事成其周道故也公自壇歸乃納策於金縢之匱中王明日乃病瘳傳正義曰習則襲也襲是重衣之名因前而重之故以習爲因也雖三龜並卜卜有先後後者因前故云因也周禮太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三兆各別必三代法也洪範卜筮之法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是必三代之法

並用之矣故知三龜三王之龜龜形無異代之別但卜法既別各用一龜謂之三王之龜耳每龜一人占之其後君與大夫等總占三代之龜定其吉凶未見占書已知吉者卜有大體見兆之吉凶麤觀可識故知吉也鄭玄曰籥開藏之管也開兆書藏之室以管乃復見三龜占書亦合於是吉王肅亦云籥開藏占兆書管也然則占兆別在於藏大卜三兆之下云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占兆之書則彼頌是也略觀三兆既已同吉開藏以籥見彼占兆之書乃亦并是吉言其兆頌符同為大吉也如此兆體指卜之所得兆也周禮占人云凡卜筮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鄭玄云體兆象也色兆氣也墨兆廣也坼兆璺也尊者視兆象而已卑者以次詳其餘也周公卜武王占之曰體王其無害鄭意此言體者即彼君占體也但周公令卜汲汲欲王之愈必當親視灼龜躬省兆繇不惟占體而已但鄭以君占體與此文同故引以為證耳茲攸俟

能念予一人者此原三王之意也言武王得愈者此謂卜吉武王之愈言天與三王一一須待武王能念我天子事成周道若死則不復得念天子之事周道必不成也禮天子自稱曰予一人故以一人言天子也壇所即卜故從壇歸也翼明釋言文瘳訓差亦為愈病除之名也藏此書者此既告神即是國家舊事其書不可捐棄又不可示諸世人故藏于金縢之匱耳

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傳武王死周公攝政其弟管叔及蔡叔霍叔乃放言於國以誣周公以惑成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傳三叔以周公大聖有次立之勢遂生流言孺稚也稚子成王周公乃告二公曰

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傳辟法也告召公太公言我不以法法三叔則我無以成周道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傳周公既告二公遂東征之二年之中罪人此得于後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傳成王信流言而疑周公故周公既誅三監而作詩解所以宜誅之意以遺王王猶未悟故欲讓公而未敢音義袁蘇浪反孺如樹反辟扶亦反治也說文作壁云必亦反法也馬鄭音避謂避居東都貽羊支反名如字徐亡政反鴟尺夷反鴞于驕反誚在笑反遺唯季反疏正義曰公於成王之世為

管蔡所誣王開金縢之書方始明公本意卒得成就周道天下太平史官美大其事述為此篇故追言請命於前乃說流言於後自此以下說周公身事武王既喪成王幼弱周公攝王之政專決萬幾管叔及其羣弟蔡叔霍叔乃流放其言於國中曰公將不利於孺子言欲簒王位為不利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不以法法此三叔則我無以成就周道告我先王既言此遂東征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於此皆得謂獲三叔及諸叛逆者罪人既得誅成王猶尚疑公公於此既得罪人之後為詩遺王名之曰鴟鴞鴟鴞言三叔不可不誅之意王心雖疑亦未敢責誚公言王意欲責而未敢也傳正義曰武王既死成王幼弱故周公攝政攝政者雖以成王為主政令自公出不復關成王也蔡仲之命云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降霍叔于庶人則知羣弟是蔡叔霍叔也周語云獸三為羣羣則滿三乃稱羣蔡霍二人而言羣者并管故稱羣也傳既言周公攝政乃

云其弟管叔蓋以管叔為周公之弟孟子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史記亦以管叔為周公之兄孔似不用孟子之說或可孔以其弟謂武王之弟與史記亦不違也流言者宣布其言使人聞知若水流然流即放也乃放言於國以誣周公以惑成王王亦未敢誚公是王心惑也鄭玄云流公將不利於孺子之言於京師於時管蔡在東蓋遣人流傳此言於民間也殷法多兄亡弟立三叔以周公大聖又是武王之弟有次立之勢今復秉國之權恐其因即篡奪遂生流言不識大聖之度謂其實有異心非是故誣之也但啓商共叛為罪重耳辟法也釋詁文周公東征詩東山之篇歌此事也序云東征知居東者遂東往征也雖征而不戰故言居東也東山詩曰自我不見于今三年又云三年而歸此言二年者詩言初去及來凡經三年此直數居東之年除其去年故二年也罪人既多必前後得之故云二年之中罪人此得惟言居東不知居在何處王肅云東洛邑也管蔡與商

奄共叛故東征鎮撫之案驗其事二年之間罪人皆得成王信流言而疑周公管蔡既誅王疑益甚故周公既誅三監而作詩解所以宜誅之意其詩云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毛傳云無能毀我室者攻堅之故也寧亡二子不可以毀我周室言宜誅之意也釋言云貽遺也以詩遺王王猶未悟故欲讓公而未敢政在周公故畏威未敢也鄭玄以為武王崩周公為冢宰三年服終將欲攝政管蔡流言即避居東都成王多殺公之屬黨公作鴟鴞之詩救其屬臣請勿奪其官位土地及遭風雷之異啓金縢之書迎公來反反乃居攝後方始東征管蔡解此一篇及鴟鴞之詩皆與孔異

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傳二年秋也蒙恒風若雷以威之故有風雷之異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傳

風災所及邦人皆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之書

傳皮弁質服以應天乃得周公所自以為功代武王之

說傳所藏請命冊書本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

傳二公倡王啓之故先見書史百執事皆從周公請命

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傳史百執事言信有此事周

公使我勿道今言之則負周公噫恨辭王執書以泣曰

其勿穆卜傳本欲敬卜吉凶今天意可知故止之昔公

勤勞王家惟予沖人弗及知傳言已童幼不及知周公

昔日忠勤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傳發雷風之威以明周公之聖德惟朕小子其新逆我國家禮亦宜之傳周公以成王未寤故留東未還改過自新遣使者迎之亦國家禮有德之宜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傳郊以玉幣謝天天即反風起禾明郊之是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傳木有偃拔起而立之築有其根禾木無虧百穀豐熟周公之德此已上大誥後因武王喪并見之音義穫戶郭反拔皮八反弁皮彥反徐扶變反應應

對之應說如字徐音始銳反倡昌亮反從才用反又如字噫於其反馬本作懿猶億也沖直忠反新逆馬本作親迎使所吏反築音竹本亦作筑謂築其根馬云築拾也見賢遍反疏正義曰為詩遺王之後其秋大熟未及收穫天大雷電又隨之以風禾盡偃仆大木於此而拔風災所及邦人大恐王見此變與大夫盡皮弁以開金縢之書案省故事求變異所由乃得周公所自以為功請代武王之說二公及王問於本從公之人史與百執事問審然以否對曰信言有此事也乃為不平之聲噫公命我勿敢言王執書以泣曰其勿敬卜吉凶言天之意已可知也昔公勤勞王家惟我幼童之人不及見知今天動雷電之威以彰明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改過自新遣人往迎之我國家褒崇有德之禮亦宜行之王於是出郊而祭以謝天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仆者盡扶起而築之禾木無虧歲則大熟言周公之所感致若此也傳正義曰上文居東

二年未有別年之事知即是二年秋也嫌別年故辨之洪範咎徵云蒙恒風若以成王蒙闇故常風順之風是闇徵而有雷者以威怒之故以示天之威怒有雷風之異言邦人則風災惟在周邦不及寛遠故云風災所及邦人皆大恐言獨畿內恐也皮弁象古故為質服祭天尚質故服以應天也周禮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無旒乃是冕之質者是事天宜質服故服之以應天變也周禮視朝則皮弁服皮弁是視朝服每日常服而言質者皮弁白布衣素積裳故為質也鄭玄以為爵弁必爵弁者承天變降服亦如國家失道焉二公與王若同而問當言王及二公今言二公及王則是二公先問知二公倡王啓之故先見書鄭云開金縢之書者省察變異所由故事也以金縢匱內有先王故事疑其遭遇災變必有消伏之術故倡王啓之史為公造策書而百執事給使令皆從周公請命者周公使我勿道此事者公以臣子之情忠心欲代王死非是規求名譽

不用使人知之且武王瘳而周公不死恐人以公為詐故令知者勿言令被問而言之是違負周公也噫者心不平之聲故為恨辭公之東征止為伐罪罪人既得公即當還以成王未寤恐與公不和故留東未還待王之察已也新迎者改過自新遣使者迎之詩九罭之篇是迎之事也亦國家禮有德之宜言尊崇有德宜用厚禮詩稱袞衣籩豆是國家禮也祭天於南郊故謂之郊郊是祭天之處也王出郊者出城至郊為壇告天也周禮大宗伯云以蒼璧禮天牲幣如其器之色是祭天有玉有幣今言郊者以玉幣祭天告天以謝過也王謝天天即反風起禾明王郊之是也鄭玄引易傳云陽感天不旋日陽謂天子也天子行善以感天不迴旋經日故郊之是得反風也上文禾偃木拔拔必亦偃故云木有偃拔起而立之築有其根禾木無虧百穀豐熟鄭王皆云築拾也禾為大木所偃者起其木拾下禾無所亡失意太曲碎當非經旨案序將東征作大誥此上居東二年

以來皆是大誥後事而編於大誥之前者因武王喪并見之

序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傳三監管蔡商淮夷徐奄之屬皆叛周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傳相謂攝政黜絶也將以誅叛者之義大誥天下音義監古𢘫反視也相息亮反注同䟽正義曰武王既崩管叔蔡叔與紂子武庚三人監殷民者又及淮夷共叛周公相成王攝王政將欲東征黜退殷君武庚之命以誅叛之義大誥天下史叙其事作大誥傳正義曰知三監是管蔡商者以序上下相顧為文此言三監及淮夷叛總舉諸叛之人也下云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啓代殷後又言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此序言三監叛將征之下篇之序歷言伐得三

人足知下文管叔蔡叔武庚即此三監之謂知三監是管蔡商也漢書地理志云周既滅殷分其畿內為三國詩風邶鄘衛是也邶以封紂子武庚鄘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先儒多同此說惟鄭玄以三監為管蔡霍獨為異耳謂之監者當以殷之畿內被紂化日久未可以建諸侯且使三人監此殷民未是封建之也三人雖有其分互相監領不必獨主一方也史記衛世家云武王克殷封紂子武庚為諸侯奉其先祀為武庚未集恐有側心乃令其弟管叔蔡叔傅相之是言輔相武庚共監殷人故稱監也序惟言淮夷叛傳言淮夷徐奄之屬共叛周者以下序文云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又云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作周官又云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作費誓彼三序者一時之事皆在周公歸政之後也多方篇數此諸國之罪云至于再至于三得不以武王初崩已叛成王即政又叛謂此為再

三也以此知淮夷叛者徐奄之屬皆叛也君奭序云名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於時成王為天子自知政事二公為臣輔助之此言相成王者有異於彼故辨之相謂攝政攝政者教由公出不復關白成王耳仍以成王為主故稱成王鄭玄云黜貶退也黜實退名但此黜乃殺其身絕其爵故以黜為絕也周公此行普伐諸叛獨言黜殷命者定四年左傳云管蔡啓商惎間王室則此叛武庚為主且顧微子之序故特言黜殷命也以誅叛者之義大誥天下經皆是也

大誥傳陳大道以誥天下遂以名篇音義誥本亦作𢍆

疏正義曰此陳伐叛之義以大誥天下而兵凶戰危非衆所欲故言煩重其自殷勤多止而更端故數言王曰大意皆是陳說武庚之罪自言己之不能言已當繼父祖之功須去叛逆之賊人心既

從卜之又吉往伐無有不克勸人勉力用心此時武王初崩屬有此亂周公以臣代君天下未察其志親弟猶尚致惑何況疎賤者乎周公慮其有向背之意故殷勤告之陳壽云臯陶之謨略而雅周公之誥煩而悉何則臯陶與舜禹共談周公與羣下矢誓也其意或亦然乎但君奭康誥乃與召公康叔語也其辭亦甚委悉抑亦當時設言自好煩復也管蔡導武庚為亂此篇略於管蔡者猶難以伐弟為言故專說武庚罪耳

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傳周公稱成王命順大道以誥天下衆國及於御治事者盡及之弗弔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傳言周道不至故天下凶害於我家不

少謂三監淮夷並作難延洪惟我幼沖人傳凶害延大
惟累我幼童人成王言其不可不誅之意嗣無疆大歷
服弗造哲迪民康傳言子孫承繼祖考無窮大數服行
其政而不能為智道以安人故使叛先自責矧曰其有
能格知天命傳安人且猶不能況其有能至知天命者
乎已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傳已發端
歎辭也我惟小子承先人之業若涉淵水往求我所以
濟渡言祇懼敷賁敷前人受命茲不忘大功傳前人文

武也我求濟渡在布行大道在布陳文武受命在此不忘大功言任重也予不敢閉于天降威用傳天下威用謂誅惡也言我不敢閉絶天所下威用而不行將欲伐四國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即命傳安天下之王謂文王也遺我大寶龜疑則卜之以繼天明就其命而言之言卜不可違音義猷音由道也邦馬本作大誥繇爾多邦盡津忍反弔音的又如字割馬本作害不少馬譒弗少延為句難乃旦反累劣偽反矧失忍反賁扶云反徐音憤遺唯季反疏正義曰周公雖攝王政其號令大事則假成王為辭言王順大道而為言曰我今以大道誥汝天下衆國及於衆治事之臣以

我周道不至故上天下其凶害于我家不少言叛逆者
多此害延長寛大惟累我幼童人成王自言害及已也
我之致此凶害以我為子孫承繼無疆界之大數服行
其政不能為智道令民安故使之叛自責也安民猶且
不能況曰其能至於知天之大命者乎言已不能知天
意也復歎而言已乎我惟小子承先人之業如涉淵水
惟往求我所以濟渡言已恐懼之甚我所求濟者惟在
布行大道布陳前人文王武王受命之事在我一身不
忘大功既不忘大功將誅叛逆由此我不敢絶天之所
下威用而不行之言必將伐四國也寧天下之王謂文
王也文王遺我大寶龜疑則就而卜之以繼天明命今
我就受其命言已就龜卜其伐之吉凶已得吉也傳正
義曰序云相成王則王若曰者稱成王之言故言周公
稱成王命實非王意成王爾時信流言疑周公豈命公
伐管蔡乎猷訓道也故云順大道以告天下衆國也鄭
王本猷在誥下漢書王莽攝位東郡太守翟義叛莽莽

依此作大誥其書亦道在誥下此本猷在大上言以道誥衆國於文為便但此經云猷大傳云大道古人之語多倒摘詩稱中谷谷中也多邦之下云於爾御事是於諸國治事者盡及之也鄭玄云王周公也周公居攝命大事則權稱王惟名與器不可假人周公自稱為王則是不為臣矣大聖作則豈為是乎釋詁云延長也洪大也此害長大敗亂國家經言惟我幼童人謂摘累之故傳加累字累我童人言其不可不誅之意鄭王皆以延上屬為句言害不少乃延長之王爾又以惟為念向下為義大念我幼童子與繼文武無窮之道嗣訓繼也言子孫承繼祖疆境界則是無窮大數長遠傳世三十卜年七百是長遠也民近而天遠以易而況難天子必當至靈至靈乃知天命言已猶不能安民明其不知天命自責而謙前人文武也者成王前人故為文武也以涉水為喻言求濟者在於布行大道行天子之政也文武有大功德故受天命又當布陳文武受命所行之事也

陳行天子之政又陳文武所行之事在此不忘大功大功太平之功也言己所任至重不得不奉天道行誅伐也王者征伐刑獄象天震曜殺戮則征伐者天之所威用謂誅惡是也天有此道王者用之用之則開不用則閉言我不敢閉絶天之所下威用而不行之既不敢不行故將伐四國紂為昏虐天下不安言文王能安之安天下之王謂文王也遺我大寶龜者天子寶藏神龜疑則卜之繼天明道就其命而行之言卜吉則當行不可違卜也所以大寶龜皆得繼天明者以天道玄遠龜是神靈能傳天意以示吉凶故疑則卜之以繼天明道鄭玄云時既卜乃後出誥故先云然

曰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越茲蠢傳曰語更端也四國作大難於京師西土人亦不安於此蠢動殷小

腆誕敢紀其叙傳言殷後小腆腆之祿父大敢紀其王業欲復之天降威知我國有疵傳天下威謂三叔流言故祿父知我周國有疵病民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傳祿父言我殷當復欺惑東國人令不安反鄙易我周家道其罪無狀今蠢今翼日民獻有十夫予翼以于敉寧武圖功傳今天下蠢動今之明日四國人賢者有十夫來翼佐我周用撫安武事謀立其功言人事先應我有大事休朕卜幷吉傳大事戎事也人謀既從卜又幷

吉所以為美音義蠢尺允反難乃旦反下同又如字腆他典反馬云至也誕大旦反父音甫

後同疵在斯反馬云瑕也令力呈反易以豉反下其易同敉亡婢反應應對之應并必政反注及篇末同

疏正義曰上言為害不少陳欲征之意未說武庚之罪更後發端言之曰今四國叛逆有大艱於西土言作亂於東與京師為難也西土之人為此亦不得安靜於此人情皆蠢蠢然動殷後小國腆腆然之祿父大敢紀其王業之次敘而欲興復之祿父所以敢然者上天下威於三叔以其流言欲下威誅之祿父知我周國有此疵病而欺惑東國人令人不安祿父謂人曰我殷復望得更為天子反鄙易我周國今天下蠢動今之明日四國民之賢者有十夫不從叛逆其來為我翼佐我周於是用撫安武事謀立其功明祿父舉事不當得賢者叛來投我為我謀用是人事先應如此則我有兵戎大事征伐必休美矣人謀既從我卜又并吉是其休也言往必克

敵安民之意告衆使知也傳正義曰周公丁寧其事止而復言別加一曰語更端也下言王曰此不言王史詳略耳四國作逆於東京師以為大艱故言作大難於京師西土人亦不安亦如東方見其亂不安也釋詁云蠢動也鄭云周民亦不定其心騷動言以兵應之當時京師無與應者鄭言妄耳殷本天子之國武庚比之為小故言小腆腆是小貌也鄭玄云腆謂小國也王肅云腆主也殷小主謂祿父也大敢紀其王業經紀王業望復之也王肅云天降威者謂三叔流言當誅伐之言誅三叔是天下威也釋詁云疵病也鄭王皆云知我國有疵病之瑕祿父以父罪滅殷身亦當死幸得繼其先祀宜荷天恩反鄙薄輕易我周家言其不識恩養道其罪無狀也漢代止有無狀之語蓋言其罪大無可形狀也近代已來遺重喪咎人書云無狀招禍是古人之遺語也武庚既叛聞者皆驚故今天下蠢動謂聞叛之日也今之明日聞叛之明日以獻為賢四國民內賢者十夫來

翼佐我周十人史無姓名直是在彼逆地有先見之明知彼必敗棄而歸周周公喜其來降舉以告衆謂之為賢未必是大賢也用撫安武事謀立其功用此十夫為之将欲伐叛而賢者即來言人事先應也成十三年左傳云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今論伐叛知大事戎事也十夫來翼翼人謀既從卜又幷吉所以為美美即經之休也既言其休乃說我卜幷吉以成此休之意鄭玄云卜幷吉者謂三龜皆從也王肅云何以言美以三龜一習吉是言幷吉證其休也與孔異矣

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傳以美故告我友國諸侯及於正官尹氏卿大夫衆士御治事者言謀及之曰予得吉卜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逋播臣傳用汝

衆國往伐殷逋亡之臣謂祿父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傳汝衆國上下無不反曰征伐四國為大難叙其情以戒之民不静亦惟在王宫邦君室傳言四國不安亦在天子諸侯教化之過自責不能綏近以及遠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王害不違卜傳於我小子先卜敬成周道若謂今四國不可征則王室有害故宜從卜音義逋布吾反

疏正義曰以人從卜吉為美之故故我告汝有邦國之君及於尹氏卿大夫衆士治事者曰我得吉卜我惟與汝衆國往伐殷逋亡播蕩之臣謂伐祿父也汝國君及於衆治事者無不反

我之意相與言曰伐此四國爲難甚大言其不欲征也汝不欲伐罪我之由四國之民不安而叛者亦惟在我天子王宮與邦君之室教化之過使之然以此令汝難征過事在我雖然於我小子先考疑而卜之欲敬成周道若謂四國難大不可征則於王室有害不可違卜宜從卜往征也傳正義曰肆訓故也承上休之下以其東征必美之故我告友國君以下共謀之尹氏即顧命云百尹氏也尹正也諸官之正謂卿大夫故傳言及於正官尹氏卿大夫尹氏即官也總呼大夫爲官氏也上文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無尹氏庶士下文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亦無尹氏惟此及下文施義二者詳其文餘略之從可知也逋逃也播謂播蕩逃亡之意祿父殷君謂之爲殷今日叛逆是背周逃亡故云用汝衆國往伐彼殷君於我周家逋逃亡叛之臣謂祿父也王以卜吉之故將以諸國伐殷且彼諸國之情必有不欲伐者無不反我之意相與言曰征伐四國爲大難言其情必如

此叙其情以戒之使勿然也鄭云汝國君及下羣臣不與我同志者無不反我之意云三監叛其為難大是言反者謂反上意反是上意則知曰者相與言也自責惟當言天子教化之過而幷言諸侯者化從天子布於諸侯道之不行亦邦君之咎見庶邦亦有過故幷言之教化之過在於君身而云王宮邦君室者宮室是行化之處故指以言之翼訓敬也於我小子先自考卜欲敬成周道汝庶邦御事等若謂今四國不可征則周道不成於王室有害故宜從卜小子先卜當謂初即位時卜其欲成周道也不可違卜謂上朕卜幷吉也言欲征卜吉當從卜征之

肆予沖人永思艱曰嗚呼允蠢鰥寡哀哉傳故我童人成王長思此難而歎曰信蠢動天下使無妻無夫者受

其害可哀哉予造天役遺大投艱于朕身傳我周家為天下役事遺我甚大投此艱難於我身言不得已越予沖人不卬自恤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傳言征四國於我童人不惟自憂而已乃欲施義於汝眾國君臣上下至御治事者綏予曰無毖于恤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傳汝眾國君臣當安勉我曰無勞於憂不可不成汝寧祖聖考文武所謀之功責其以善言之助音義鰥故頑反造為也馬云遺也卬五剛反我也毖音祕疏正義曰以汝等有難征之意故我童子成王長思此

難而歎曰嗚呼四國令叛信蠢動天下使鰥寡受害尤可哀哉我周家為天下役事而遺我甚大乃投此艱難於我身此難須平不可以已令征四國於我童人不惟自憂而已乃欲施義於汝衆國君於汝多士尹氏治事之人如此為汝計汝君臣當安勉我曰無勞於征伐之憂我諸侯當往共征四國汝王不可不成汝寧祖聖考所謀之功宜出此善言以助我何謂遺我不欲征也傳正義曰為天子者當役已以養天下故我國家為天下役事總言周家當救天下此事遺我故為甚大以大役遺我以為甚大而又投擲此艱難之事於我身謂當已之時有四國叛逆言已職當靜亂不得以已也卬我恤憂也四國叛逆害及衆國君得靜亂則為大美言征四國於我童人不惟自憂而已乃欲施義於汝衆國君臣言難除則義施也綏安也毖勞也言我既施義於汝汝衆國君臣言得我之功當安慰勉勸我曰無勞於憂令我無憂四國衆國自來征之經言寧即文王考即武王

故言寧祖聖考也王以衆國反已乃僾設爲此言責其無善言助已

已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傳不敢廢天命言卜吉當必征之天休于寧王興我小邦周寧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傳言天美文王興周者以文王惟卜之用故能安受此天命明卜宜用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傳人獻十夫是天助民況亦用卜乎吉可知矣亦亦文王嗚呼天明畏弼我丕丕基傳歎天之明德可畏輔成我大大之基業言卜不可違也音義相息浪反畏如字徐音威疏正義曰既叙衆國之

情告以必征之意已乎我惟小子不敢廢上帝之命卜吉不征是廢天命從卜而興乃有故事天休美於安天下之文王興我小國周者以安民之王惟卜是用以此之故安受此上天之命明卜宜用之今天助民矣十夫佐周是天助也人事既驗況亦如文王惟卜之用吉可知矣嗚呼而歎天之明德可畏也輔成我周家大大之基業卜既得吉不可違也傳正義曰天之助民乃是常道而云民獻十夫是天助民者下云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故以民獻十夫為天助民也

王曰爾惟舊人爾丕克遠省爾知寧王若勤哉傳特命久老之人知文王故事者大能遠省識古事汝知文王若彼之勤勞哉目所親見法之又明天閟毖我成功所

予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傳閟慎也言天慎勞我周家
成功所在我不敢不極盡文王所謀之事謂致太平肆
予大化誘我友邦君傳我欲極盡文王所謀故大化天
下道我友國諸侯天棐忱辭其考我民傳言我周家有
大化誠辭為天所輔其成我民矣予曷其不于前寧人
圖功攸終傳我何其不於前文王安人之道謀立其功
所終乎天亦惟用勤毖我民若有疾傳天亦勞慎我民
欲安之如人有疾欲已去之予曷敢不于前寧人攸受

休畢傳天欲安民我何敢不於前文王所受美命終畢之音義省悉井反閟音祕棐徐音匪又芳鬼反忱市林反

疏正義曰既述文王之事王又命於衆曰汝惟久老之人汝大能遠省識古事汝知寧王若此之勤勞哉以老人目所親見必知之也以文王勤勞如此故天命慎勞來我周家當至成功所在天意既然我不敢不極盡文王所謀之事文王教致太平我欲盡行之我欲盡文王所謀故我大為教化勸誘我所友國君共伐叛逆天既輔助我周家有大化誠辭其必成就我之衆民天意既如此矣我何其不於前文王安民之道謀立其功之處所而終竟之乎天亦惟勞慎我民若人有疾病而欲已去之天意於民如此之急我何敢不於前安人文王所受美命終畢之乎以須終畢之故故當誅除逆亂安養下民使之致太平傳正義曰閟慎釋詁文天慎勞我周家者美其德當天心慎惜又勞來勤勉

之使至成功所在在於致太平也天意欲使之然我為文王子孫敢不極盡文王所謀之事文王本謀謂致太平釋詁云棐輔也忱誠也文承大化之下知輔誠辭者言周家有大化誠辭為天所輔其成我民必為民除害使得成也亦者亦民之義也君民共為一體天慎勞使成功亦當勤勞民使安寧故言亦也如疾欲巳去之言天急於民至甚也上云卒寧王圖事又云圖功攸終此云攸受休畢畢終也三者文辭略同義不甚異大意惟言當終文王之業須征逆亂之賊

周公重兵慎戰丁寧以勸民耳

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艱日思傳順古道我其往東征矣我所言國家之難備矣日思念之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傳以作室喻治政也父既致法

子乃不肯為堂基況肯構立屋乎不為其易則難者可知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傳又以農喻其父已菑耕其田子乃不肯播種況肯收穫之乎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傳其父敬事創業而子不能繼成其功其肯言我有後不棄我基業乎令不征是棄之肆予曷敢不越卬敉寧王大命傳作室農人猶惡棄基故我何敢不於今日撫循文王大命以征逆乎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傳若兄弟父子之家乃有朋

友來伐其子民養其勸不救者以子惡故以此四國將誅而無救者罪大故音義曰人實反之難乃旦反下為難同厎之履反構古候反治直吏反菑側其反草也田一歲曰菑穫戶郭反惡烏路反疏正義曰子孫成父祖之業古道當然王又言曰今順古昔之道我其往東征矣我所言國家之難備矣日日思念之乃以作室為喻若父作室營建基址既致法矣其子乃不肯為之堂況肯構架成之乎又以治田為喻其父菑耕其田殺其草已堪下種矣其子乃不肯布種況肯收穫乎其此作室治田之父乃是敬事之人見其子如此其肯言曰我有後不棄我基業乎必不肯為此言也我若不終文武之謀則文武之神亦如此耳其肯道我不棄基業乎作室農人猶惡棄其基業故我何敢不於我身令日撫循安人之文王大命以征討叛逆乎我令東征無往不克若凡人兄及父與子弟為家

長者乃有朋友來伐其子則民皆養其勸伐之心不救之何則以子惡故也以喻伐四國雖親如父兄亦無救之者以君惡故也言罪大不可不誅無赦所以必克也顧氏以上不卹卹自恤傳云不惟自憂遂皆以卹為惟但卹之為惟非是正訓觀孔意亦以不卹為惟義也傳正義曰又以農喻也者上言作室此言治田其取喻一也上言若考作室既厎法此類上文當云若父為農既耕田從上省文耳菑謂殺草故治田一歲曰菑言其始殺草也播謂布種后稷播殖百穀是也定本云矧弗肯構矧弗肯穫皆有弗字檢孔傳所解弗為衍字經言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者治田作室為喻既同故以此經結上二事鄭王本於矧肯構下亦有此一經然取喻既同不應重出蓋先儒見下有而上無謂其脫而妄增之經言若兄考者此經大意言兄不救弟父不救子發首兄考備文伐厥子不言弟互相發見傳言兄弟父子之家以足之民養其勸民為父兄為家長者也養其

心不退止也

王曰嗚呼肆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傳歎令伐四國必克之故以告諸侯及臣下御治事者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傳言其故有明國事用智道十人蹈知天命謂人獻十夫來佐周越天棐忱爾時罔敢易法矧今天降戾于周邦傳於天輔誠汝天下是知無敢易天法況今天下罪於周使四國叛乎惟大艱人誕鄰胥伐于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易傳惟大為難之人謂三叔

也大近相伐於其室家謂叛逆也若不早誅汝天下亦不知天命之不易也音義易以豉反蹈正義曰既言四國無救之者王曰又言歎今伐四國必克之故告汝衆國君及於汝治事之臣所以知必克者故有明國事用智道者亦惟有十人此人皆蹈知上天之命謂民獻十夫來佐周家此人既來克之必也於我天輔誠信之故汝天下是知無敢變易天法者若易法無信則上天不輔故無敢易法也況今天下罪於周國使四國叛逆惟大為難之人謂三叔等大近相伐於其室家自欲拔本塞源反害周室是其為易天法也彼變易天法若不早誅之汝天下亦不知天命之不可變易也傳正義曰言其故者此言其必克之故也爽明也由用也有明國事用智道言其有賢德也蹈天者識天命而履行之此言十人謂上文民獻十夫來佐周家者此是賢人賢人既來彼無所與是必克之效

也王肅云我朱伐而知民弗救者以民十夫用知天命故也於天輔誠言天之所輔必是誠信汝天下於是觀之始知無敢變易天法若易天法則天不輔之況今天下罪於周使四國叛乎以小況大易法猶尚不可況叛逆乎惟大為難之人謂三叔者以下句言相伐於其室家室家自相伐知惟大為難之人謂三叔也大近相伐於其室家者三叔為周室至親而舉兵作亂是室家自相伐為叛逆之罪是變易天法之極若汝諸國不肯誅之是汝天下亦不知天命之不可變易也王肅云惟大為難之人謂管蔡也大近相伐於其室家明不可不誅也管蔡犯天誅而汝不欲伐則亦不知天命之不易也

予永念曰天惟喪殷若穡夫予曷敢不終朕畝傳稼穡之夫除草養苗我長念天亡殷惡主亦猶是矣我何敢

不順天終竟我壟畝予言當滅殷天亦惟休于前寧人予曷其極卜敢弗于從傳天亦惟美于文王受命我何其極卜法敢不於從言必從也率寧人有指疆土矧今卜并吉傳循文王所有指意以安疆土則善矣況今卜并吉乎言不可不從肆朕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卜陳惟若茲傳以卜吉之故大以汝衆東征四國天命不僭差卜兆陳列惟若此吉必克之不可不勉音義壟力勇反僭子念反

疏正義曰所以必當誅四國者我長思念之曰天惟喪亡殷國若穡夫務去草也天意既然我何

敢不終我壟畝也言穢草盡須除去殷餘皆當殄滅也天亦惟美於前寧人文王我何其極文王卜法敢不於是從乎言必從之也我循彼寧人所有指意以安疆土不待卜筮便即東征已自善矣況今卜東征而龜并吉以吉之故我大以爾東征四國天命必不僭差卜兆陳列惟若此吉不可不從卜不可不勉力也傳正義曰天亦惟美於文王受命言文王德當天心天每事美之故得受天命是文王之德大美也文王用卜能受天命今於我何其窮極文王卜法敢不從乎言必從文王卜也文王之指意欲令天下疆土皆得其宜有叛逆者自然須平定之我直循彼文王所有指意伐叛則已善矣不必須卜筮也況今卜并吉予言不可不從也王肅云順文王安人之道有指意盡天下疆土使皆得其所不必須卜筮也況今卜三龜皆吉明不可不從也天命不僭者天意去惡與善其事必不僭差言我善而彼惡也卜兆陳列惟若此吉言往必克之不可不勉力也

序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傳一名禄父命微子啓代殷後傳啓知紂必亡而奔周命為宋公為湯後作微子之命傳封命之書疏正義曰成王既黜殷君之命殺武庚乃命微子啓代武庚為殷後後為書命之史叙其事作微子之命黜殷命謂絶其爵也殺武庚謂誅其身也傳正義曰啓知紂必亡告父師少師而適於荒野微子作誥是其事也武王既克紂微子乃歸之非去紂即奔周也傳言得封之由故言其奔周耳僖六年左傳云許僖公見楚子面縛銜璧大夫衰經士輿櫬楚子問諸逢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啓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祓之焚其櫬禮而命之使復其所史記宋世家云武王克殷微子啓乃持其祭器造於軍門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如

故是言微子克殷始歸周也馬遷之書辭多錯謬面縛縛手於後故口銜其璧又安得左牽羊右把茅也要言歸周之事是其實耳樂記云武王克殷既下車投殷之後於宋則傳言後其位者以其自縛為因釋之使從本爵復其卿大夫之位及下車即封於宋以其終為殷後故樂記云投殷之後爾時未為殷之後也微子初封於宋不知何爵此時因舊宋命之為公令為湯後使祀湯耳不繼紂也

微子之命傳稱其本爵以名篇疏正義曰令寫命書之辭以為此篇君陳君牙冏命皆此類也

王若曰猷殷王元子傳微子帝乙元子故順道本而稱之惟稽古崇德象賢傳惟考古典有尊德象賢之義言

令法之統承先王修其禮物傳言二王之後各修其典禮正朔服色與時王並通三統作賔于王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傳為時王賔客與時皆美長世無竟嗚呼乃祖成湯克齊聖廣淵傳言汝祖成湯能齊德聖達廣大深遠澤流後世皇天眷佑誕受厥命傳大天眷顧湯佑助之大受其命謂天命撫民以寛除其邪虐傳撫民以寛政放桀邪淫蕩之德功加于時德垂後裔傳言湯立功加於當時德澤垂及後世裔末也爾惟踐修厥猷舊

有令聞傳汝微子言能踐湯德久有善譽胎聞遠近恪慎克孝肅恭神人予嘉乃德曰篤不忘傳言微子敬慎能孝嚴恭神人故我善汝德謂厚不可忘音義正音政齋以制反聞如字又音問篤本又作竺東谷反

疏正義曰王順道而言曰令以大道告汝殷王首子告之以下辭也曰猷如大誥言以道誥之傳正義曰呂氏春秋仲冬紀云紂紂之母生微子啓與仲衍尚為妾已而為妻後生紂紂父欲立啓為太子太史據法而爭之曰有妻之子不可立妾之子故紂為後鄭云微子啓紂同母庶兄也若順也猷道也以其本是元子故順道本而稱之釋詁云元首始也易曰元者善之長也郊特牲云天子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書傳云王者存二王之後與已為三所以通三統立三正周人以日至為正

殷人以日至後三十日為正夏人以日至後六十日為正天有三統土有三王三王者所以統天下也禮運云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二王後為郊祭天以其祖配之鄭云所存二王後者命使郊天以天子禮祭其始祖受命之王自行其正朔服色此謂通天三統是立二王後之義也此命首言稽古則立先代之後自古而有此法不知從何代然也孔意自夏以上不必改正縱使正朔不改典禮服色自當異也僖十二年左傳王命管仲之辭曰謂督不忘則曰亦謂義孔訓篤為厚故傳云謂厚不可忘杜預以督為正故謂正而不可忘也

上帝時歆下民祗協庸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傳孝恭之人祭祀則神歆享施令則人敬和用是封立汝於上公之位正此東方華夏之國宋在京師東欽哉往敷乃

訓慎乃服命率由典常以蕃王室傳敬哉敬其為君之德往臨人布汝教訓慎汝祖服命數循用舊典無失其常以蕃屏周室戒之音義歆許今反蕃方元反本亦作藩疏正義曰傳言慎汝祖服命數謂祭湯廟得用天子之禮服其殷之本服命則上公九命當慎之無使乖禮制也弘乃烈祖律乃有民永綏厥位毗予一人傳大汝烈祖成湯之道以法度齊汝所有之人則長安其位以輔我一人言上下同榮慶世世享德萬邦作式傳言微子累世享德不忝厥祖雖同公侯而特為萬國法式俾我有周無斁傳

汝世世享德則使我有周好汝無厭嗚呼往哉惟休無替朕命傳歎其德遣往之國言當惟為美政無廢我命音義毗房脂反俾必爾反數音亦好呼報反厭於豔反

序唐叔得禾異畝同頴傳唐叔成王母弟食邑内得異禾也畝壟頴穗也禾各生一壟而合為一穗獻諸天子傳拔而貢之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傳異畝同頴天下和同之象周公之德所致周公東征未還故命唐叔以禾歸周公唐叔後封晉作歸禾傳亡音義

穎役領反穗似醉反本亦作穟

疏正義曰成王母弟唐叔於其食邑之內得禾下異畝壟上同穎穗以其有異拔而貢之天子以為周公德所感致於時周公東征未反王命唐叔歸周公於東命有言辭史敘其事作歸禾之篇傳正義曰昭十五年左傳云叔父唐叔成王之母弟指言唐叔得禾不知其所食邑內得異禾也唐叔食邑書傳無文詩述后稷種禾於實秀之下乃言實穎毛傳云穎垂言穗重而垂是穎為穗也禾各生一壟而合為一穗言其異也書傳云成王之時有三苗貫桑葉而生同為一穗其大盈車長幾充箱民得而上諸成王下傳云拔而貢之若是盈車之穗不可手拔而貢孔不用書傳為說也禾者和也異畝同穎是天下和同之象成王以為周公德所感致於時周公東征未還故命唐叔以禾歸周公於東也歸禾年月史傳無文不知在啓金縢之先後也王啓金縢正當禾熟之月若是前年得之於時王疑未

解必不背歸周公當是啓金縢之後喜得東土和平而有此應故以歸周公也唐叔後封於晉經史多矣傳言此者欲見此時未封知在邑内得之昭元年左傳稱成王滅唐而封太叔焉所滅之唐即晉國是也然則得禾之時未封於唐從後稱之為唐叔耳

序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傳已得唐叔之禾遂陳成王歸禾之命而推美成王善則稱君作嘉禾傳天下和同政之善者故周公作書以善禾名篇告天下亡䟽正義曰周公既得王所命禾乃陳天子歸禾之命為文辭稱此禾之善推美於成王史叙其事作嘉禾之篇傳正義曰鄭云受王歸已禾之命與其禾以為既得命禾謂後得禾義當然矣成王歸

禾之命必歸美周公周公陳歸禾之命又推美成王是善則稱君之義也善則稱君坊記文也嘉訓善也言此禾之善故以善禾名篇陳天子之命故當布告天下此以善禾為書之篇名後世同穎之禾遂名為嘉禾由此也二篇東征未還時事微子受命應在此篇後篇在前者盖先封微子後布此書故也

尚書注疏卷十二

尚書注疏卷十二考證

旅獒序大保作旅獒疏釋詁云旅陳也○林之奇曰經云西旅則不可以訓陳也葢書篇名惟取篇中之字如詩云維鵲有巢即以鵲巢名篇也如必以旅為陳則書序不當云作旅獒 臣召南 按旅訓陳以之解旅巢命則可以解旅獒則不可以經言西旅底貢厥獒是國名也林說自確

西旅底貢厥獒傳犬高四尺曰獒以大為異○林之奇

曰說文犬知人心而可使者曰獒左氏公羊言晉靈公事則獒之為犬有異於常犬也

畢獻方物疏鄭玄云所貴寶見經傳者犬戎獻白狼白鹿是也○臣名南按鄭以穆王事觧蕃國貴寶為贄已屬不經孔疏引以証此篇方物尤非也穆王不聽祭公之諫耀兵勤遠得四白鹿白狼自是荒服不至召公當開國時若預料有其事者於西旅貢獒即動色告戒以不寶遠物安得以周語及王會篇觧此文

哉

金縢序周公作金縢既史叙其事乃作此篇非周公作也○臣名南按孔疏此條直糾小序之失語足翼經

植璧秉珪傳璧以禮神既又置以為贄也○林之奇曰

按下文曰屏璧與珪則圭璧似皆以祈神非執桓圭以為贄也

惟爾元孫某疏本告神云元孫發臣諱君故曰某也○

林之奇曰周公之禱葢用武王名及史官記載則諱

其名而代以其字桓六年左傳申繻曰周人以諱事神名之諱始於周也又曰自太王王季而言之曰元孫自文王而言之曰丕子其實一也

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丕子史記作負子

管叔及其羣弟傳周公攝政其弟管叔及蔡叔霍叔乃放言於國疏孔似不用孟子之説○臣召南按此孔傳之誤也下文又曰三叔以周公大聖有次立之勢是安國實指周公為兄異於孟子據史記武王同母

兄弟十人長伯邑考次武王次管叔次周公次蔡叔次曹叔次成叔次霍叔次康叔次冉季次序秩然孟子之説不可易也

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傳辟法也告召公太公言我不以法法三叔則我無以成周道告我先王音義辟馬鄭音避謂避居東都○臣召南按周公居東此條為千古疑案由經文我之弗辟辟字孔讀作刑辟之辟故以居東為東征鄭讀作避地之避故以居東

爲避謗以詩豳風證之毛傳小序説與孔同而鄭箋獨異宋儒以孔傳為是者林之竒以鄭箋為是者項安世至朱子則初取孔傳以為詩傳晚年又駁孔傳而從鄭箋蔡氏傳則朱子晚年説也從孔傳則辟訓法即後蔡仲之命有致辟管叔之明文從鄭箋則古文辟字作辟本是避字二説互異不能强合獨怪孔頴達於詩疏曲從鄭箋於書疏不能力主孔傳即辟之訓法祇以釋詁文三字觧之何哉又按史記作我

之所以弗辟而攝行政此則又一說也

周公居東二年傳周公既告二公遂東征之疏詩東山之篇歌此事也○臣召南按以居東為東征則作大誥誅武庚罪三監皆在此時破斧之詩周公東征四國是皇歌此事也王猶未察公作鴟鴞之詩及王感風雷之變而迎公歸時則已三年矣我徂東山之詩公所以勞歸士也然則居東即東居舊殷征戰之地罪人斯得即武庚管叔授首孔疏何乃引王肅說謂

東是洛邑哉何乃謂東征鎮撫案驗其事哉孔疏所云是仍以鄭箋解孔傳矣

于後公乃為詩以貽王疏鄭玄以為武王崩周公為冢宰三年服終將欲攝政管蔡流言即避居東都○臣召南按康成箋詩於周公避居東都說異毛傳邶鄘衛譜豳譜再三言之必有所据但其解鴟鴞之詩則確然知其非也謂居東後成王殺其屬黨乃作詩貽王以救之是以鴟鴞目其君而以子目其官僚也尋

常之人悖謬不至於此況聖人乎孔疏於詩既不能

糾其違於書又援引其說昧於裁矣

二公及王○顧炎武曰主少國疑周公又出居外而上

下安寧無腹心之患者二公之力也荀子曰二公仁

智且不蔽故能持周公而名利福祿與周公齊

王出郊天乃雨○王應麟曰金縢之異說有二焉魯世

家曰周公卒後秋未穫暴風雷雨禾盡偃大木盡拔

周國大恐成王與大夫朝服以開金縢書梅福傳云

昔成王以諸侯禮葬周公而皇天動威雷風著災此皆尚書大傳之説葢伏生不見古文故也蒙恬傳曰成王有病甚殆公旦自揃爪以沈于河乃書而藏之記府及王能治國有賊臣言周公欲為亂周公走而奔於楚成王觀于記府得周公沈書乃流涕曰孰謂周公旦欲為亂乎此又以武王有疾為成王魯世家亦與恬傳同譙周曰秦既燔書時人欲言金縢之事失其本末也

大誥序三監及淮夷叛傳三監管蔡商疏惟鄭以三監為管蔡霍獨為異耳○臣召南按孔傳解三監非也康成說是設三監所以監武庚也若并數武庚尚監誰哉孔穎達於詩邶鄘衛譜暢言三監是管蔡霍引伏生書傳及蔡仲之命以明其說又引孫毓曰三監當有霍叔鄭義為長惜不移以疏此序也

天降割于我家不少音義馬讀不少延為句疏鄭王皆以延上屬為句○臣召南按馬鄭王皆學今文据音

義及既是伏生所傳以不少延為句孔氏古文則以不少為句也王安石蘇軾並謂馬鄭王讀是後儒從之

寧王傳謂文王也○蘇軾曰當時稱武王為寧王以其克殷而安天下也林之奇曰此篇所稱考寧王寧考寧人皆是武王先儒以為文王殊失經意

殷小腆○林之奇曰蘇氏以腆為厚按左傳云不腆敝邑固當訓厚金履祥曰小腆猶云蕞爾國

微子之命序命微子啟代殷後傳啟知紂必亡而奔周

命為宋公為湯後○臣召南按序是言成王既殺武

庚始命微子爵為上公以奉湯祀也孔傳之說則武

王克商即封宋公矣與序不合又此傳可疑漢以景

帝諱啟作開史記宋世家稱微子開是也孔傳何得

不避先儒疑孔傳多後人所為此亦一証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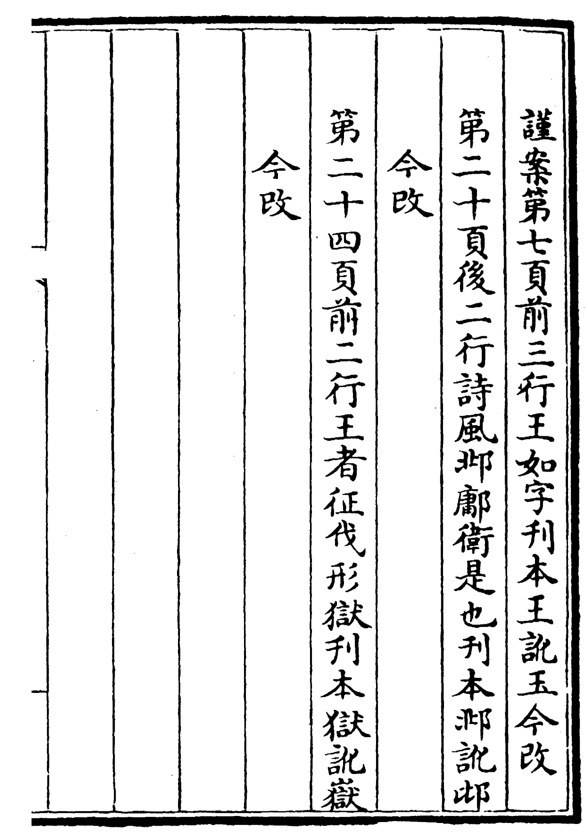
疏非去紂即奔周也○臣召南按孔疏糾史記抱器

面縛之妄極精

微子之命傳稱其本爵以名篇○林之竒曰不云宋公之命猶稱殷爵葢殷臣之客於周者也顧炎武曰微子於周葢受國以存先王之祀不受爵以示不為臣之節故終身稱微子也

慎乃服命疏上公九命○葉適曰周制三公八命出封作伯九命謂之上公二王後亦出封之公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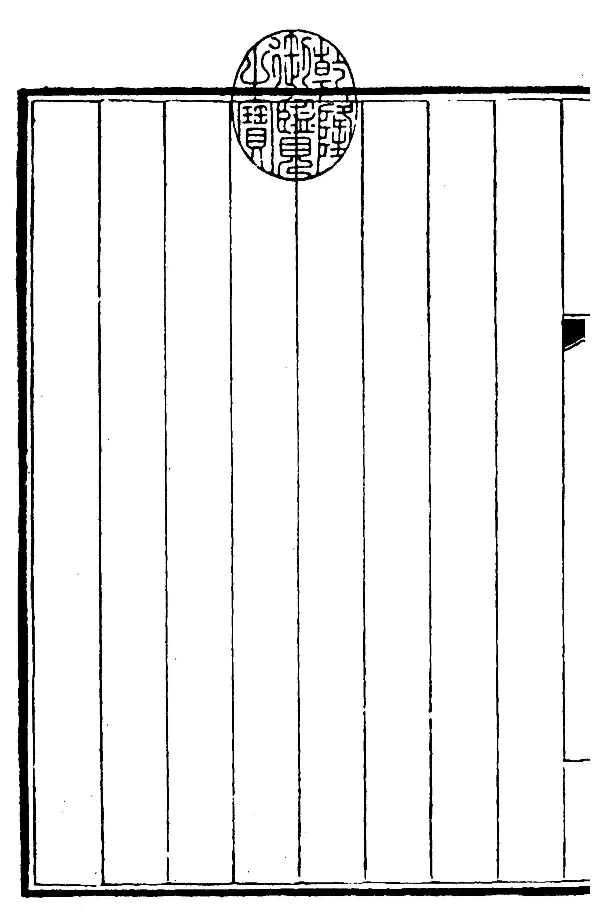
尚書注疏卷十二考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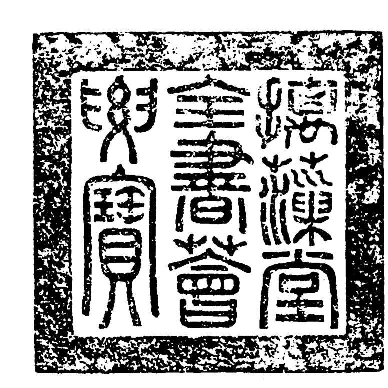


謹案第七頁前三行王如字刊本王訛玉今改

第二十頁後二行詩風邶鄘衛是也刊本邶訛邛今改

第二十四頁前二行王者征伐形獄刊本獄訛嶽今改





覆校官庶吉士臣方　煒

校對官編修臣鄭　爔

謄録監生臣康　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尚書注疏卷十三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尚書注疏卷十三

漢孔氏傳　唐陸德明音義　孔穎達疏

周書

康誥　酒誥

梓材

成王既伐管叔蔡叔傳滅三監以殷餘民封康叔

傳以三監之民國康叔為衛侯周公懲其數叛故使

賢母弟主之作康誥酒誥梓材音義數叛上所角反下亦作畔梓音

子疏正義曰既伐叛人三監之管叔蔡叔等以殷餘

民國康叔為衛侯周公以王命戒之作康誥酒

誥梓材三篇之書也其酒誥梓材亦戒康叔但因事而分之然康誥戒以德刑又以化紂嗜酒故次以酒誥卒若梓人之治材為器為善政以結之傳正義曰此序亦與上相顧為首引初言三監叛又言黜殷命此云既伐管叔蔡叔言以殷餘民邦內之餘民故云以三監之民國康叔為衛侯然古字邦封同故漢有上邦下邦縣邦字如封字此亦云邦康叔若分器序云邦諸侯故云國康叔并以三監之地封之者周公懲其數叛故使賢母弟主之此始一叛而云數叛者以六州之衆悉求歸周殷之頑民叛逆天命至今又叛據周言之故云數叛故多方云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以不從天命故云叛也古者大國不過百里周禮上公五百里侯四百里孟軻有所不信費誓注云伯禽率七百里之內附庸諸侯則魯猶非七百里之封而康叔封千里者康叔時為方伯殷之圻內諸侯並屬之故得總言三監且其實地不方平

計亦不能大於魯也故左傳云宋衛吾匹也又曰寡君未嘗後衛君且言千里亦大率言之耳何者邢在襄國河內即東圻之限故以賜諸侯西山即有黎潞河濟之西以曹地約有千里也以此鄭云初封於衛至子孫而并邶鄘也其地理志邶鄘之民皆遷分衛民於邶鄘故與國而同風所以詩分為三孔與同否未明也既三年滅三監七年始封康叔則於其間更遣人鎮守自不知名號耳

康誥

傳命康叔之誥康圻內國名叔封字音義圻具依反

疏傳正義曰以定四年左傳祝鮀云命以康誥故以為命康叔之誥知康圻內國名者以管蔡郕霍皆國名則康亦國名而在圻內馬王亦然惟鄭玄以康為諡號以史記世家云生康伯故也則孔以康伯為號諡而康叔之康猶為國而號諡不見耳

惟三月哉生魄傳周公攝政七年三月始生魄月十六日明消而魄生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傳初造基建作王城大都邑於東國洛汭居天下土中四方之民大和悅而集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傳此五服諸侯服五百里侯服去王城千里甸服千五百里男服去王城二千里采服二千五百里衛服三千里與禹貢異制五服之百官播率其民和悅並見即事於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傳周公

皆勞勉五服之人遂乃因大封命大誥以治道音義魄字又作鬼普白反馬云鬼朏也謂月三日始生兆朏名曰魄汭如銳反見賢遍反乃洪大誥治直吏反注及下其治民安治用安治同一本作周公廼洪大誥治勞力報反疏正義曰言惟以周公攝政七年之三月始明死而生魄月十六日已未於時周公初造基址作新大邑於東國洛水之汭四方之民大和悅而集會言政治也此所集之民即侯甸男采衛五服百官播率其民和悅並見即事於周之東國而周公皆慰勞勸勉之乃因大封命以康叔為衛侯大誥以治道傳正義曰知周公攝政七年之三月者以洛誥即七年反政而言新邑營及獻卜之事與召誥參同俱為七年此亦言作新邑又同召誥故知七年三月也若然書傳云四年建衛侯而封康叔五年營成洛邑七年制禮作樂明堂位云昔者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即云頒度量而天下大服又云

六年制禮作樂是六年已有明堂在洛邑而朝諸侯言六年已作洛邑而有明堂者禮記後儒所録書傳伏生所造皆孔所不用始生魄月十六日戊午社于新邑之明日魄與明反故云明消而魄生所以初基東國洛者以天下土中故也其召誥與大司徒文之所出釋言云集會也以主治民故民服悅而見太平也初基者謂初始營建基址作此新邑此史總序言之鄭以為此時未作新邑而以基為謀大不辭矣男下獨有邦以五服男居其中故舉中則五服皆有邦可知言邦見其國君馬以大司馬職大行人故知五服服五百里禹貢五服通王畿此在畿外去王城五百里故每畿計之至衛服三千里言與禹貢異制也通王畿與不通為異以此計畿之均故須土中若然黄帝與帝嚳居偃師餘非土中者自由當時之宜實在土中因得而美善之也不見要服者鄭云以遠於役事而恒闕焉君行必有臣從即卿大夫及士見亦主其勞故云五服之内百官播率其民和

悅即事以土功勞事民之所苦也而此和悅見太平也
而書傳云示之以力役其民猶至況導之以禮樂乎是
也太保以戊申至七日庚戌已云庶殷攻位於洛汭則
庶殷先與之期于前至也周公以十二日乙卯朝至于
洛則達觀于新邑營此日當勉其民此因命而并言之
序云邦康叔洪大也為大封命大誥康叔以治道也鄭
玄以洪為代言周公代成王誥何故代
誥而反誥王呼之曰孟侯為不辭矣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傳周公稱成王命順康叔
之德命為孟侯孟長也五侯之長謂方伯使康叔為之
言王使我命其弟封封康叔名稱小子明當受教訓惟
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傳惟汝大明父文王能顯

用俊德慎去刑罰以為教首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傳惠恤窮民不慢鰥夫寡婦用可用敬可敬刑可刑明此道以示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傳用此明德慎罰之道始為政於我區域諸夏故於我一二邦皆以修治我西土惟時怙冐聞于上帝帝休傳我西土岐周惟是怙恃文王之道故其政教冐被四表上聞于天天美其治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傳天美文王乃大命之殺兵殷大受其王命謂三分天

下有其二以授武王越厥邦厥民惟時敘傳於其國於

其民惟是次序皆文王教乃寡兄勗肆汝小子封在玆

東土傳汝寡有之兄武王勉行文王之道故汝小子封

得在此東土為諸侯音義長丁丈反下同去羌呂反下欲去去疾同怙音户冒莫報反覆也聞如字徐又音問殖於封反勗許玉反

疏正義曰言周公稱成王命順康叔之德而言曰命汝為孟侯王又使我教命其弟小子封其所教命者惟汝大明德之父文王能顯用俊德慎去刑罰以為教首故惠恤窮民不侮鰥夫寡婦況貴强乎其明德用可用敬可敬其慎罰威可威者顯此道以示民用此道故始為政於我區域諸夏由是於我一二諸國皆以修治也上政既修我西土惟是怙恃文王之道故其政教冒被四表聞

于上天天美其治道以此上天乃大命文王以誅殺之道用兵除害于殷大受其王命三分天下而有其二也其所受二分者於其國於其民惟是皆有次序以文王之教故也汝寡有之兄武王勉行文王之道故受命克殷今汝小子封故得在此東土為諸侯是文王之道明德慎罰既用受命武王無所復加以為勉行所以汝必法之傳正義曰以曰者為命辭故曰周公稱成王命順康叔之德命為孟侯曰孟長也五侯之長謂方伯使康叔為之長者即州牧也五侯之長五等諸侯之長也而左傳云五侯九伯汝實征之彼謂上公之伯故征九伯而此五侯當州牧之五侯與彼不同王制有連屬卒伯也孔以五侯亦方伯則四方者皆可為方伯而此方伯自是州牧也康叔以母弟令德受大國封命因非卒及連屬也虞夏及周既有牧又離騷云伯昌作牧殷亦有牧伯四代皆通也非如鄭玄云殷之州長曰伯以稱小子為幼弱故明當受教訓故云使我命其弟為親親而使

我用戒故也此指命康叔為之而鄭以總告諸侯依略說以太子十八為孟侯而呼成王既禮制無文義理駢曲豈周公自許天子以王為孟侯皆不可信也以近而可法不過子之法父故舉文王也法者不過除惡行善故云明德慎罰也用可用敬可敬即明德也用可用謂小德小官敬可敬謂大德大官刑可刑謂慎罰也天美文王乃大命之殺兵殷者殪殺也戎兵也用誅殺之道以兵患殷文王以伐殷事未卒而言殺兵殷者謂三分有二為滅殷之資也

王曰嗚呼封汝念哉傳念我所以告汝之言今民將在祇遹乃文考紹聞衣德言傳今治民將在敬循汝文德之父繼其所聞服行其德言以為政教往敷求于殷先

哲王用保乂民傳汝往之國當布求殷先智王之道用安治民汝丕遠惟商耇成人宅心知訓傳汝當大遠求商家耇老成人之道常以居心則知訓民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傳又當別求所聞父兄用古先智王之道用其安者以安民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傳大于天為順德則不見廢常在王命音義遹音聿又音述馬云述也衣如字徐於既反耇音狗疏正義曰既言文王明德慎罰之訓武王尚行之汝既得為君方別陳明德之事故稱王命而言曰嗚呼封汝常念我所以告汝之言哉今治民所行將在敬循汝文德之父繼其所

聞者服行其德言以為政教汝往之國當分布求於殷
先智王之道用安治民不但法其先君汝又當須大遠
求商家耇老成人之道居之於心即知訓民矣其外又
更當別求所聞父兄用古先智王之道用其安者以安
民即古虞夏之道也人事既然又闡大於天之道而為
順德又加之寛容則汝身不見廢常在王命傳正義曰
繼其所聞服行其德言者謂文王先有所聞善事令今
康叔繼續其文王所聞善事被服而施行其德言以為
政教也上云敷求殷先哲王謂求殷之賢君此言求商
家耇老成人謂求殷之賢臣大遠者備徧求之別求所
聞者以父兄乃所居殷外故云別求上只言適乃文考
并言兄者以上云寡兄勗則以文武道同言文可以兼
武故并言父兄也古先哲王鄭云虞夏也孔亦當然以
上代與今事遠不可以同故言用其安者大于天者以
天道人用而光大之故因云大也其文王及殷古先哲
王與天其道不異以前後聖迹雖殊同天不二也以康

叔亞聖大賢治殷餘惡故使之用天道為順德也

王曰嗚呼小子封恫瘝乃身敬哉傳恫痛瘝病治民務除惡政當如痛病在汝身欲去之敬行我言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傳天德可畏以其輔誠人情大可見以小人難安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乂民傳往當盡汝心為政無自安好逸豫寬身其乃治民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傳不在大起於小不在小小至於大言怨不可為故當使不順者順不

勉者勉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弘王應保殷民傳已乎汝惟小子乃當服行德政惟弘大王道上以應天下以安我所受殷之民衆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傳弘王道安殷民亦所以惟助王者居順天命為民日新之教音義㑥音通又勑動反瘝古頑反棐音匪又芳鬼反忱市林反盡徐子忍反好呼報反懋音茂應應對之應注同徐於甑反

疏正義曰所明而云行天人之德者其要在於治民故言王曰嗚呼小子封治民為善而除惡政當如痛病在汝身欲去之敬行我言哉所以去惡政者以天德可畏所以可畏者以其輔誠故也以民情大率可見所以可見者以小人難安也安之既難其往治之當盡汝心為政無自安好逸豫而寛縱乃其可以

治民我聞古遺言曰人之怨不在事大或由小事而起雖由小事而起亦不恒在事小因小至大是為民所怨事不可為當使施順令不順者順勉力勤行令不勉者勉則其怨小大都消令汝消怨者已乎汝惟小子乃當服行政德惟弘大王道上以應天下以安我所受殷民不但汝身所當行此亦惟助王者居順天命為民日新之教傳正義曰恫聲類於痛故恫為痛也瘝病釋詁文以痛病在汝身以述治民故務除惡政如已病也戒之而言敬故知敬行我言也鄭玄云刑罰及已為痛病其義不及去惡若已病也人情所以大可見者以小人難安為可見故須安之不在大者以致怨恐謂由大惡故云不在大起於小言怨由小事起不在小者謂為怨不恒在小言其初小漸至於大怨故使不順者順不勉者勉其怨自消也亦所以惟助王者言非直康叔身行有益亦惟助王者居順天命為民日新之教謂漸致太平政教日日益新也

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傳歎而勑之凡行刑罰汝必敬明之欲其重慎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傳小罪非過失乃惟終自行之自為不常用犯汝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傳汝盡聽訟之理以極其罪是人所犯亦不可殺當以罰宥論之音義眚所領反本亦作省宥于救反疏正義曰以上既言明德之理故此又云慎罰之義而王言曰嗚呼封又當敬明汝所行刑罰須明其犯意人有小罪非過誤為之乃惟終身自為不常之行用犯汝如此者有其罪小乃不可不殺以故犯而不可赦若人乃

有大罪非終行之乃惟過誤為之以此故汝當盡斷獄之道以窮極其罪是人所犯乃不可以殺當以罰宥論之以誤故也即原心定罪斷獄之本所以須敬明之也

王曰嗚呼封有敘時乃大明服傳歎政教有次敘是乃治理大明則民服惟民其勑懋和傳民既服化乃其自勑正勉為和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傳化惡為善如欲去疾治之以理則惟民其盡棄惡修善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傳愛養人如安孩兒赤子不失其欲惟民其皆安治非汝封刑人殺人傳言得刑殺罪人無或刑人殺

人傳無以得刑殺人而有妄刑殺非辜者非汝封又曰劓刵人傳劓截鼻刵截耳刑之輕者亦言所得行無或劓刵人傳所以舉輕以戒爲人輕行之音義咎其九反孩亥才反劓魚器反刵如志反疏正義曰以刑者政之助不得已即用之非情好殺害故又本於政不可以濫刑而王言曰嗚呼封欲正刑之本要而汝政教有次序是乃治理大明則民服惟民既服從化其自勑正勉力而平和然政之化惡爲善若有病而欲去之治之以理則惟民其盡棄惡而修善言愛養人若毋之安赤子惟民爲善其皆安治爲政保民之如此不可行以淫刑豈非汝封得刑人殺人乎言得刑殺不可以得故而有濫刑人殺人無辜也非汝封又曰劓刵人無以得故而有所濫劓刵人之無罪者也傳正義曰人之有疾治之以理則疾

去人之有惡化之以道則惡除既去惡乃須愛養之為善人為上養則化所行故言其皆安治子生赤色故言赤子云刑之輕者得行者以國君故得專刑殺於國中而不可濫其刑即墨劓剕宫也劓在五刑為截鼻而有刵者周官五刑所無而吕刑亦云劓刵則易噬嗑上九云何校滅耳鄭玄以臣從君坐之刑孔意然否未明要有刵而不在五刑之類言又曰者周公述康叔豈非汝封又自言曰得劓刵人此又曰者述康叔之又曰

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傳言外土諸侯奉王事汝當布陳是法司牧其衆及此殷家刑罰有倫理者兼用之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傳要囚謂察其要辭以斷獄既得其辭服膺思念五

六日至於十日至於三月乃大斷之言必反覆思念重刑之至也

音義 臬魚列反 要於宵反 蔽必世反 斷丁亂反下及篇末同 覆芳服反

疏 正義曰言不濫刑不但國內而王言曰若外土諸侯奉王事以至汝汝當布陳是刑法以司牧其衆及此殷家刑罰有倫理者兼用之周公又重言曰既用刑法要察囚情得其要辭以斷其獄當須服膺思念之五日六日次至於十日遠至於三月一時乃大斷囚之要辭言必反覆重之如此乃得無濫故耳

傳正義曰外土以獄事上於州牧之官爲奉上事汝當用刑書爲布陳是刑法爲司牧其衆故受而聽之既衛居殷墟又周承於殷後刑書相因故兼用其有理者謂當時刑書或無正條而殷有故事可兼用若今律無條求故事之比也臬爲凖限之義故爲法也言要囚明取要辭於囚以思訖事定故言乃大斷之多至三月故云反覆思念重刑之至顧氏云

又曰者周公重言之也

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彞傳陳是法事其刑罰斷獄用殷家常法謂典刑故事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傳義宜也用舊法典刑宜於時世者以刑殺勿用以就汝封之心所安乃汝盡遜曰時叙惟曰未有遜事傳乃使汝所行盡順曰是有次叙惟當自謂未有順事君子將興自以為不足已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傳已乎他人未其有若汝封之心言

汝心最善我心我德惟汝所知欲其明成王所以命己之欵心

音義 䕫以支反 欵若管反

疏 正義曰此又申上既要囚思念定其大斷若為而王言曰汝當陳是刑書之法以行事其刑法斷獄用殷家所行常法故事其陳法殷䕫皆用其合宜者以刑殺勿用以就汝封意之所安而自行也以用心不如依法故耳言汝不但依法乃使汝所行盡順曰是有次叙猶當自惟曰未有順事其有餘若不足故耳必期汝於大幸已乎汝惟小子耳而他人未其有若汝封之心言汝心最善汝心既善我心我德惟汝所悉知也傳正義曰陳是法事即上汝陳時臬事罰蔽殷䕫即上殷罰有倫上據有初思念得失此據臨時行事也云我心我德者此言我我王也以王命故言王為我以康叔為己若汝不善我王家心德汝所不知則我不順命汝欵曲之心只由汝最善我王心德汝所徧知故我王命汝以欵曲之心述

康叔為言故云亦欲令康叔明識此意也

凡民自得罪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

傳凡民用得罪為寇盜攘竊姦宄殺人顛越人於是以取貨利

暋不畏死罔弗憝

傳暋強也自強為惡而不畏死人無不惡之者言當消絕之

音義攘如羊反宄音軌暋音敏憝徒對反徐徒猥反強其丈反無不惡烏路反下所大惡疾惡亦惡並同

疏正義曰言人所慎刑者以凡民所用得罪者寇盜攘竊於外姦內宄而殺害及顛越於人以取貨利也自強為之而不畏死此為人無不惡之者以此須刑絕之故當慎刑罰耳傳正義曰自用也言所用得罪者由寇攘也而為之於外內既有劫竊其劫竊皆有殺有傷越人謂不死而傷皆為之而取貨利故也暋強也盤庚已訓而此重詳之以由此得罪當須絕之

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傳大惡之人猶為人所大惡況不善父母不友兄弟者乎言人之罪惡莫大於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傳為人子不能敬身服行父道而怠忽其業大傷其父心是不孝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傳於為人父不能字愛其子乃疾惡其子是不慈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傳於為人弟不念天之明道乃不能恭事其兄是不恭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傳為人兄亦不念稚子

之可哀大不篤友于弟是不友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傳惟人至此不孝不慈弗友不恭不於我執政之人得罪乎道教不至所致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傳天與我民五常使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而廢棄不行是大滅亂天道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傳言當速用文王所作違教之罰刑此亂五常者無得赦音義鞠居六反弔音的泯徐武軫反疏正義曰以是所用得其罪不但寇盜王命而言曰封非於骨肉之人為大惡猶尚為人所大惡之況惟不孝父母不友兄弟者乎其罪莫大於不孝也何者為人之子不能敬身服行其

父事而怠忽其業大傷其父心是不孝也於為人父不能自愛其子乃疾惡其子是不慈也於為人弟不能念天之明道故乃不能恭事其兄是不恭也為人兄亦不能念稚子之可哀哉大不友愛於弟是不友也惟人所行以至此不孝不友者豈不由我執政之人道教不至以得此罪乎既人罪由不教而致天惟與我民以五常之性使有恭孝癈棄不行是大滅亂天道也以由我滅亂曰乃其疾用文王所作違教之罰刑此亂五常者不可赦故也傳正義曰言將有作姦宄大惡猶為人所大惡況不孝父母不善兄弟者乎孝經云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是也釋親云善父母為孝善兄弟為友下文不言母母同於父父子尊卑而異等故孝名上不通於下其兄弟雖有長幼而同倫故共友名也云厥考者考亦通生死即此文及酒誥是也下曲禮云死曰考是對例耳人子以述成父事為孝怠忽其業即其肯曰我有後不棄基故為大傷父心即是上不孝也則子

不述父事當輕於盜殺況以為甚者此聖人緣心立法人莫不緣身本於父母也自親以及物天然之理故孝經曰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以順則逆民無則焉不在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是也以此言賊殺他人罪小於骨肉相乖阻但於他人言其極者於親言其小者小則有不和詈爭鬭訟相傷者也於親小則傷心大乃逆命毆罵殺害互相發起而可知也上文不言不慈意以不孝為總焉父當言義而云不慈者以父母於子并為慈因父有愛敬多少而分之言父義母慈而由慈以義故雖義言不慈且見父兼母耳善兄弟曰友此言不恭者友思念之辭兄弟同倫故俱言友雖同倫而有長幼其心友而貌恭故因兄弟而分友文為二而言恭也五教即左傳文十八年史克言也於此言天之明道者父子天性不嫌非天明故於兄弟言之因上先言不孝先言子於父故此不友先言弟於兄者舉中以見上下故此言天明見五

教皆是即孝經云則天之明左傳云為父子兄弟姻媾以象天明是於天理常然為天明白之道凡亦不念鞠子哀言亦者以兄弟同等而相亦所謂周書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即此文也不孝罪子非及於父之輩理所當然而周官隣保以比伍相及而趙商疑而發問鄭荅云周禮太平制此為居殷亂而言斯不然矣康誥所云以骨肉之親得相容隱故左傳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周禮所云據疎人相督率之法故相連獲罪故今之律令大功已上得相容隱隣保罪有相及是也

不率大戞矧惟外庶子訓人傳戞常也凡民不循大常之教猶刑之無赦況在外掌衆子之官主訓民者而親犯乎

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傳惟其正官之人於小臣諸有符節之吏及外庶子其有

不循大常者則亦在無赦之科乃別播敷造民大譽弗念弗庸瘝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憝傳汝令往之國當分別播布德教以立民大善之譽若不念我言不用我法者病其君道是汝長惡惟我亦惡汝已汝乃其速由茲義率殺亦惟君惟長傳汝乃其速用此典刑宜於時世者循理以刑殺則亦惟君長之正道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乂傳為人君長而不能治其家人之道則於其小臣外正官之吏並

為威虐大放棄王命乃由非德用治之故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傳常事人之所輕故戒以無不能敬常汝用寛民之道當惟念文王之所敬忌而法之乃裕民曰我惟有及則予一人以懌傳汝行寛民之政曰我惟有及於古則我一人以此悦懌汝德音義叚簡八反別彼列反注同汝長丁丈反下同忌其記反懌音亦疏正義曰言滅五常之害當除凡民不循大道五常之教猶刑之况在外土掌庶子之官主於訓民惟其正官之人及於小臣猶有符節者並為教首其心不循大常豈可赦也以人之須有五常汝今往之國乃當分別播布德教以立民大善之譽若不念我言

不用我法即病其為君之道是汝長為惡矣以此惟我亦惡汝也已乎既惡不可為汝乃其疾用此典刑宜於時世者循理以刑殺亂常者則亦惟為人君惟為人長之正道既為人君長不能治其五教施於家人之道則於其卑小臣外土正官之吏惟為威暴惟為酷虐大放棄王命矣如是乃由汝非以道德用治之故由此汝亦無得不能敬其常事汝用寬民之道當思惟念用文王之所敬畏而法之汝以此行寬民之政曰我顧惟有及於古則我一人天子以此悅懌汝德矣汝惟宜勤之傳正義曰戛猶楷也言為楷模之常故戛為常也迷上凡民自得罪故言凡民不循大常之教也猶刑之即上云刑茲無赦故也亦愚以況智故言況在外掌衆子之官主訓民者而親犯乎即周官云諸子文王世子云庶子也以致教諸子故為訓人周禮諸子之官亦是王朝之臣言在外者對父子兄弟為外惟舉庶子之官者以其教訓公卿子弟最為急故也鄭玄以訓人為師長亦各

一家之道也正官之人若周官三百六十職正官之首
於小臣諸有符節者謂正人之下非長官之身下至符
吏諸有符節為教人之故故言有符節者非要行道之
符節若為官行文書而有符令之印者也以上況之故
言不循大常亦在無赦之科矣在軍者有旌節亦得為
有符節耳分別播布德教謂分遣卿大夫為之教民使
善而已有善譽是立民以大善之譽此用宜於時以刑
殺上不循五常之道者其君長對則大夫為長散則人
君為長君而居之是君亦與長為一孝經對例以長為
大夫耳不能治其家人之道者以五常父母兄弟子即
家人之道易有家人卦亦與此同也不行五教為不能
治家人之道家人不治則君不明君既不明則不察下
故則於其小臣外正官之吏並為威虐大放棄王命非
德用治是不明為臣德也常事常所行之事也人見尋
常不為異故輕之而以為戒文王所敬忌即敬德忌刑
鄭云祇祇威威是也寬則得衆故五教在寬上既言乃

由裕民此又疊之汝行寛民之政曰我惟有及於古即古賢諸侯汝惡我則惡之汝善我則愛之以此我一人悅懌汝德也

王曰封爽惟民廸吉康傳明惟治民之道而善安之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傳我是其惟殷先智王之德用安治民為求等矧今民罔廸不適不廸則罔政在厥邦傳治民乃欲求等殷先智王況今民無道不之言從教也不以道訓之則無善政在其國音義為于偽反疏正義曰既言德刑事終而總言之我所以令汝明德慎罰以施政者王命所以言曰封為人君當明

惟為治民之道而善安之故我以是須汝善安民故我其惟念殷先智聖王之德用安治民為求而等之我於民未治之時尚求等殷先智王況今民無道不之而易化汝若不以道訓之則無善政在其國所以須安民以德刑也傳正義曰以慎德刑為明治民之道教之五常為善富而不擾為安也鄭以廸為下讀各為一通也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者以已喻康叔言我未治之時乃欲求等殷先智王以致太平者況今民無道不之言易從教不以正道訓民民不知道故無善政在其國為無吉康也

王曰封予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傳我惟不可不監視古義告汝施德之說於罰之所行欲其勤德慎刑

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廸屢未同傳假令今天

下民不安未定其心於周教道屢數而未和同設事之言爽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怨傳明惟天其以民不安罰誅我我其不怨天汝不治我罰汝汝亦不可怨我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矧曰其尚顯聞于天傳民之不安雖小邑少民猶有罰誅不在多大況曰不慎罰明聞於天者乎言罪大音義說如字徐始銳反令力呈反數所角反殛紀力反疏正義曰以汝須善政在國令我民安當為政以慎德刑為教故玉又命之曰封我惟不可不視古義告汝施德之說於罰之所行欲其勤德慎刑也假令惟天下民不安未定其心於周教道屢數而未和同明惟天其以民不安

其罰誅我我其不怨于天則汝不治是其罪我罰汝汝亦不可怨我我以民之不安惟其罰之無在大邑無在多民以少猶誅罰況曰為君不慎德刑有上明聞於天是為罪大不可赦傳正義曰以數求殷先哲王及别求古先哲王為已視古義也德由說而罰須行故德之言說而罰言行也以事終而結上故云德刑也天下不安為總說所以不安猶未定其心於周道屢數而未和同也時以大和會故言假令設不和同事言耳顧氏云明惟天者言天明察在上見民不安乃以刑罰誅戮於我此總德刑而直云不慎罰者政以德為主不嫌不明政失由於濫刑故舉罰以言之下言無作怨以失罰為罪大

王曰嗚呼封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彝傳言當修已以敬無為可怨之事勿用非善謀非常法蔽時忱丕則

敏德傳斷行是誠道大法敏德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

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傳用是誠道安汝心顧省汝德無令有非遠汝謀思為長久裕乃以民寧不汝瑕殄傳行寛政乃以民安則我不汝罪過不絶亡汝疏正義曰以罰不可失故王命言曰嗚呼封當修已以敬哉無為可怨之事勿用非善謀非常法而以決斷行是誠信之道大當法為機敏之德用是信敏安汝心顧省汝德廣遠汝謀能行寛政乃以民安則我不於汝罪過而絶亡汝傳正義曰以誠在於心故決斷行之亦心誠而行敏為見事之速事有善而須德法故云大法敏德也正以此二者以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故也論語文上文有忱有敏此惟云用是誠道不云敏者敏在誠下亦用之可

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傳以民安則不絕亡汝故當念天命之不於常汝行善則得之行惡則失之汝念哉無我殄傳無絕棄我言而不念享明乃服命傳享有國土當明汝所服行之命令使可則高乃聽用康乂民傳高汝聽聽先王道德之言以安治民疏正義曰與上相首引王命言曰嗚呼以民安則不汝絕亡之故汝小子封當念天命之不於常也惟行善則得之行惡則失之汝念此無常哉無絕棄我言而不念若享有國土當明汝服行之教令使可法高大汝所聽用先王道德

之言以安治民也傳正義曰以不瑕殄即享有國土也服行之命謂德刑也

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傳汝往之國勿廢所宜敬之常法聽朕告汝乃以殷民世享傳順從我所告之言即汝乃以殷民世世享國福流後世疏正義曰以須高聽治民故王命順其德而言曰汝往之國哉封乎勿廢所宜敬之常法即聽用我誥是也汝如此則汝乃得以殷民世享殷國而言不絕國祚短長由德也又言王若曰者一篇終始言之明於中亦有若也

酒誥傳康叔監殷民殷民化紂嗜酒故以戒酒誥

音義嗜市志反疏傳正義曰以梓材云若茲監故云康叔監殷民也鄭以為連屬之監則為

牧而言然康叔時實為牧而所戒為居殷墟化紂餘民不主於牧下篇云監監亦指為君言之也明監即國君監一國故此言監殷民不言監一州若太宰之建牧立監也

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傳周公以成王命誥康叔順其事而言之欲令明施大教命於妹國妹地名紂所都朝歌以北是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傳父昭子穆文王第稱穆將言始國在西土西土岐周之政厥誥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茲酒傳文王其所告慎衆國衆士於少正官御治事吏朝夕勑之惟祭祀而用此

酒不常飲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傳惟天下教命始令我民知作酒者惟為祭祀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傳天下威罰使民亂德亦無非以酒為行者言酒本為祭祀亦為亂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傳於小大之國所用喪亡亦無不以酒為罪也

音義王若馬本作成王若曰注云言成王者未聞也俗儒以為成王骨節始成故曰成王或曰以成王為少成二聖之功生號曰成王沒因為謚衛賈以為戒成康叔以慎酒成就人之道也故曰成此三者吾無取焉吾以為後録書者加之未敢專從故曰未聞也妹邦馬云妹邦即牧養之地欲令力呈反下始令勿令同文王

第稱穆周自后稷而封為始祖后稷生不窋為昭鞠陶為穆公劉為昭慶節為穆皇僕為昭差弗為穆毁揄為昭公非為穆高圉為昭亞圉為穆諸盩為昭大王為穆王季為昭文王為穆故左傳宮之奇云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又富辰云管蔡已下十六國文之昭也昭一音韶窋竹律反揄音投盩音張流反大並音太毖音祕少詩照反為祭于偽反下同惟行下孟反注及下注之行同

疏　正義曰周公以王命誥康叔順其事而言曰汝當明施大教命於妹國而戒之以酒所以須戒酒者以汝父於廟次穆考文王始國在西土岐周為政也其誥慎所職眾國眾士於少正官御治事吏朝夕勅之曰惟祭祀而用此酒不常為飲也所以不常為飲者以惟天之下教命始令我民知作酒者惟為大祭祀故以酒為祭不主飲故天下威罰於我民用使之大為亂以喪其德亦無非以酒為行而用之故於小大之國用使之喪亡亦無非以酒為罪以此衆

事少正皆須戒酒也是文王以酒為重戒汝不可不法也傳正義曰此為下之目故言明施大教命於妹國此妹與沬一也故沬為地名紂所都朝歌以北但妹為朝歌之所居也朝歌近妹邑之南故云以北是詩又云沬之東矣沬之鄉矣即東與北為鄉也妹屬鄘紂所都在妹又在北與東是地不方平偏在鄘多故也馬鄭王本以文涉三家而有成字鄭玄云成王所言成道之王三家云王年長骨節成立皆為妄也父昭子穆者以穆連考故以昭穆言之文王廟次為穆以周自后稷以至文王十五世案世本云后稷生不窋為昭不窋生鞠陶為穆鞠陶生公劉為昭公劉生慶節為穆慶節生皇僕為昭皇僕生差弗為穆差弗生毀隃為昭毀隃生公非為穆公非生高圉為昭高圉生亞圉為穆亞圉生組紺為昭組紺生大王亶父為穆亶父生季歷為昭季歷生文王為穆據世次偶為穆也左傳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言大王為穆而子為昭又曰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亦王

季為昭而子為穆與文王同穆也又管蔡郕霍等十六國亦曰文王之昭則以文王為穆其子與武王為昭又曰邪晉應韓武之穆以繼武王為昭也將言始國在西土西土岐周之政者據今本先故言始為初始為政然則居豐前故云西土欲將言道文王誥毖庶邦以下之政故先本之云肇國在西土告勑使之敬慎故曰告慎其衆國即衆多國君衆士朝臣也既總呼為士則卿大夫俱在內少正御治事以其卑賤更別目之朝夕勑之丁寧慎之至也世本云儀狄造酒夏禹之臣又云杜康造酒則人自意所為言天下教命者以天非人不因人為者亦天之所使故凡造立皆云本之天元祀者言酒惟用於大祭祀見戒酒之深也顧氏云元大也洛誥稱秩元祀孔以為舉秩大祀大劉以元為始誤也民自飲酒致亂以被威罰言天下威者亦如上言天之下教命令民作酒也為亂而罪天理當然故曰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俗本云不為亂為亂行定本云亦為亂行俗本誤也

小大之國謂諸侯之國有小大也上言民用大亂指其身爲罪此言邦用喪言其邦國喪滅上文總謂貴賤之人此則專指諸侯之身故也惟行用酒惟罪身得罪亦互相通也

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傳小子民之子孫也正官治事謂下羣吏教之皆無常飲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傳於所治衆國飲酒惟當因祭祀以德自將無令至醉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傳文王化我民教道子孫惟土地所生之物皆愛惜之則其心善聰聽祖考之彝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傳言子孫皆聰聽父祖之常教於

小大之人皆念德則子孫惟專一疏正義曰前文王戒酒以為所供當重飲之則有滅亡之害此更戒之令以德自將不可常飲故又云文王誥教其民之小子與正官之下有職事之人謂羣吏汝等無得常飲酒也於所治衆國之君臣民衆等言飲酒惟當因祭祀以德自將無令至醉又自申文王之教小子者不但身自教之又化民使自教其子弟惟教其民曰惟我民等當教道子孫小子令土地所生之物皆愛惜之則其心善矣以愛物則不為酒而損耗故也既父祖稟文王之教以化其子孫而子孫能聰審聽用祖考之常訓言愛物以戒酒也不但民之小子為然其於小大德之士大夫等亦皆能念行文王之德以教其子孫故子孫亦聰聽之小子惟皆專一而戒其酒其民及在位不問貴賤子孫皆化則至成長為德可知也傳正義曰知小子謂民之子孫者以下文云我民迪小子又云奔走事厥考厥長故知小子謂民之子孫

也知有正有事非士大夫而云正官治事謂下羣吏者以文與小子相連故知是正官下治事之羣吏云所治衆國者以述上文內外雙舉此為小子及民與士大夫可知其外宜有國君故下云指戒康叔為國之事故總言衆國惟於祭祀得飲酒猶以德自將無令至醉大傳因此言宗室將有事族人皆入侍得有醉與不醉而出與不出之事而以德自將無令至醉亦一隅之驗文王為諸侯而云衆國者文王為西伯又三分有二諸侯故得戒衆國也以惟曰為教辭故言文王化我民愛惜土物而不損耗則不嗜酒故心善

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傳令往使妹土之人繼汝股肱之教為純一之行其當勤種黍稷奔走事其父兄

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傳農功既畢

始牽車牛載其所有求易所無遠行賈賣用其所得珍
異孝養其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傳其父母善
子之行子乃自潔厚致用酒養也庶士有正越庶伯君
子其爾典聽朕教傳衆伯君子長官大夫統庶士有正
者其汝常聽我教勿違犯爾大克羞耈惟君爾乃飲食
醉飽傳汝大能進老成人之道則為君矣如此汝乃飲
食醉飽之道先戒羣吏以聽教次戒康叔以君義丕惟
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傳我大惟教汝曰汝能長觀

省古道為考中正之德則君道成矣爾尚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傳能考中德則汝庶幾能進饋祀於祖考矣能進饋祀則汝乃能自大用逸之道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傳汝能以進老成人為醉飽考中德為用逸則此乃信任王者正事之大臣茲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傳言此非但正事之臣亦惟天順其大德而佑之長不見忘在王家音義厥長丁丈反下注長官諸侯之長同賈音古養羊亮反洗先典反馬云盡也腆他典反省悉井反饋其位反任音壬疏正義曰既上言文王之教今指戒康叔之身實

如汝當法文王斷酒之法故今往當使妹土之人繼爾股肱之教為純一之行其當勤於耕種黍稷奔馳趨走供事其父與兄其農功既畢始牽車牛遠行賈賣用其所得珍異孝養其父母父母以子如此善子之行子乃自洗潔謹敬厚致用酒以養此亦小子土物愛也又謂汝衆士有正之人及於衆伯君子長官大夫統衆士有正者其汝亦常聽用我斷酒之教勿違犯也汝康叔大能進行老成人之道則惟可為君矣如此汝乃為飲食醉飽之道由須進行老成人故我大惟教汝曰汝能長觀省古道所謂考行中正之德即是進行老成人惟堪為君能考中德則汝庶幾能進饋祀於祖考矣以能進饋祀人神所助則汝乃能自大用逸之道如此用逸則乃信惟王正事之大臣不但正事大臣如此亦惟天順其大德而佑助之長不見遺忘在王家矣可不務乎傳正義曰以妹土為所封之都故言今往繼汝股肱之教者君為元首臣作股肱君倡臣行施由股肱故言繼其

教也言奔走者顧氏云勤種黍稷奔馳趨走也當農功則有所廢故知旣畢乃行故云始牽車牛即牽府大車載有易無遠求盈利所得珍異而本不損故可孝養其父母亦愛土物之義也其父母善子之行者以人父母欲家生之富者若非盈利雖得其養有喪家資則父母所不善今勤商得利富而得養所以善子之行也衆伯君子統衆士有正者經云庶士有正者戒其慎酒從早至尊故先教子孫乃及庶士衆百君子釋詁云羞進也旣以慎酒立教是大能進行老成人之道是惟可為人君矣以人君若治不得有所民事可憂雖得酒食不能醉飽若能進德民事可平故為飲食可醉飽之道以羣臣言聽教即為臣義不過慎酒進德次戒康叔以君義亦有聽教明為君矣我大惟教汝曰者以言曰故以為教辭即教以大克羞耈長省古道是老成人之德考其中正是能大進行可以惟為君故云則君道成矣以聖人為能饗帝孝子為能饗親考德為君則人治之已成

民事可以祭神故考中德能進饋祀於祖考人愛神助可以無為故大用逸之道即上云飲食醉飽之道也鄭以為助祭於君亦非其義勢也以下然茲亦惟天據人事是惟王正事大臣本天理故天順其大德不見忘在於王家反覆相成之勢也

王曰封我西土棐徂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傳我文王在西土輔訓往日國君及御治事者下民子孫皆庶幾能用上教不厚於酒言不常飲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傳以不厚於酒故我周家至于今能受殷王之命疏正義曰於此乃總言不可不用文王慎酒之教王命之曰封我文王本在

西土以道輔訓往日國君及治事之臣大夫士與其民之小子其此等皆庶幾能用文王教而不厚於酒故我周家至于今能受殷之王命以此故不可不用其教以斷酒傳正義曰棐輔也徂往也以事已過故言往日恐嗜酒不成其德故以斷酒輔成之其御事謂國君之下衆臣也不厚於酒即無彝酒也故云不常飲總述上也

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傳聞之於古殷先智王謂湯蹈道畏天明著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傳能常德持智從湯至帝乙中間之王猶保成其王道畏敬輔相之臣不敢為非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傳惟殷御治事之

臣其輔佐畏相之君有恭敬之德不敢自寬暇自逸豫矧曰其敢崇飲傳崇聚也自暇自逸猶不敢況敢聚會飲酒乎明無也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傳於在外國侯服甸服男服衛服國伯諸侯之長言皆化湯畏相之德越在内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傳於在内服治事百官衆正及次大夫服事尊官亦不自逸越百姓里居傳於百官族姓及卿大夫致仕居田里者罔敢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傳自外服至里居皆無敢沈湎於

酒非徒不敢志在助君敬法亦不暇飲酒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祗辟傳所以不暇飲酒惟助其君成王道明其德於正人之道必正身敬法其身正不令而行音義相息亮反下同暇遐稼反湎面善反辟扶亦反疏正義曰以周受於殷文王之前殷代也今又衛居殷地故舉殷代以酒興亡得失而為戒王命之曰封我聞於古所聞惟曰殷之先代智道之王成湯於上蹈道以畏天威於下明著加於小民即能常德持智以為政教自成湯之後皆然以至于帝乙猶保成其王道畏敬輔相之臣其君既然惟殷御治事之臣其輔相於君有恭敬之德不敢自寬暇自逸豫況曰其敢聚會羣飲酒乎於是在外之服侯甸男衛國君之長於是在內之服治事百官衆正惟次大夫惟服事尊官於百官族姓及致仕在

田里而居者皆無敢沈湎於酒不惟不敢亦自不暇飲所以不暇者惟以助其君成其王道令德顯明又於正人之道必正身敬法正身以化下不令而行故不暇飲是亦可以為法也傳正義曰言聞之於古是事明衆見也下言自成湯知此別道湯事也王者上承天下恤民皆由蹈行於道畏天之罰巳故也又以道教民故明德著小民德在於身智在於心故能常德持智即上迪畏天顯小民為自湯後皆爾惟殷御治事之臣者此事當公卿故下別云越在内服百僚庶尹也為君畏相故輔之若寛暇與逸豫則不恭敬故不敢為也釋詁云崇充也充實則集聚故崇為聚也飲必待暇逸猶尚不敢暇逸故言況敢聚集飲酒乎明無也以公卿與國為體承君共事故先言之然後見廣故自外及内舉四者以總六服又因衛為蕃衛故不言采也國謂國君伯言長連屬卒牧皆是見徧在外為君故言化湯畏相之德畿外有服數畿内無服數故爲服治事也言百官衆正為總

之文但百官衆正除六卿亦有大夫及士士亦有官首而為政者惟亞傳云次大夫者謂雖為大夫不為官首者亞次官首故云亞舉大夫尊者為言其實士亦為亞次之官必知惟亞兼士者以此經文上下更無別見士之文故知兼之惟服宗工總上百僚庶尹及惟亞言服治職事尊官之故亦不自逸惟亞雖不為官首亦助上服治政事或可非官首者服事在上之尊官亦不自逸每言於者總上君與御事為於此不言在從上內服故也百官族姓謂其每官之族姓而與里居為總故云卿大夫致仕居田里者也自外服至里居皆無敢沈湎亦上御事云亦不暇不暇則不逸可知助君敬法逆探下經也

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傳嗣王紂也酣樂其身不憂政事厥命罔顯于民祇保越怨不易傳言紂暴虐施其政令於民無顯明

之德所敬所安皆在於怨不可變易誕惟厥縱淫泆于
非彝用燕喪威儀民罔不盡傷心傳紂大惟其縱淫泆
于非常用燕安喪其威儀民無不盡然痛傷其心惟荒
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傳言紂大厚於酒晝夜不念自
息乃過差厥心疾狠不克畏死傳紂疾狠其心不能畏
死言無忌憚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罹傳紂聚罪人在
都邑而任之於殷國滅亡無憂懼弗惟德馨香祀登聞
于天誕惟民怨傳紂不念發聞其德使祀見享升聞于

天大行淫虐惟為民所怨咎庶羣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逸傳紂衆羣臣用酒沈荒腥穢聞在上天故天下喪亡於殷無愛於殷惟以紂奢逸故天非虐惟民自速辜傳言凡為天所亡天非虐民惟民行惡自召罪音義酣戶甘反樂音洛易如字馬以豉反縱子用反注同泆音溢又作逸亦作佚蠱許力反差初佳反又初賣反狠胡懇反聞音問疏正義曰既言帝乙以上慎酒以存故又言紂嗜酒而滅我聞亦惟曰殷之在今帝乙後嗣之謂紂王酣樂其身不憂於政事施其政令無顯明之德於民所敬所安皆在於怨不可變易大惟其縱淫泆於非常用燕安之故喪其威儀民見之無不盡然痛傷其心也皆由惟大

愛厚於酒晝夜不念自止息乃過逸其內心疾害很戾不能畏死聚罪人在商邑而任之於殷國滅亡無憂懼也不念發聞其令德之馨香使祀見享升聞于天大惟行其淫虐為民下所怨紂衆羣臣集聚用酒荒淫腥穢聞在上天故天下喪亡於殷無愛念於殷惟以紂奢逸故非天虐殷以滅之惟紂為人自召此罪故也傳正義曰施其政令於民無顯明之德言所施者皆是闇亂之政也紂意謂之為善所敬之所安之者及其施行皆是害民之事為民所怨紂之為惡執心堅固不可變易也誕訓為大言紂大惟其縱淫泆於非常之事紂衆羣臣用酒沈荒用者解經之自定本作自俗本多誤為嗜言惟民謂紂也今變言民者見雖非紂亦然

王曰封予不惟若茲多誥傳我不惟若此多誥汝我親行之古人有言曰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傳古賢聖有

言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視水見已形視民行事見吉凶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時傳今惟殷紂無道墜失天命我其可不大視此為戒撫安天下於是

音義監工陥反下及注同疏正義曰既陳殷之戒酒與嗜酒以致興亡之異故誥之王命言曰封我不惟若此徒多出言以誥汝而已我自戒酒已親行之汝可法之也所以親行者古人有言曰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以水監但見已形以民監知成敗故也以須民監之故今殷紂無道墜失其天命我其可不大視以為戒撫安天下於今時也

予惟曰汝劼毖殷獻臣傳劼固也我惟告汝曰汝當固慎殷之善臣信用之侯甸男衛矧太史友内

史友傳侯甸男衞之國當慎接之況太史内史掌國典法所賔友乎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采傳於善臣百尊官不可不慎況汝身事服行美道服事治民乎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傳圻父司馬農父司徒身事且宜敬慎況所順疇咨之司馬乎況能廹迴萬民之司徒乎言任大若保宏父定辟矧汝剛制于酒傳宏大也宏父司空當順安之司馬司徒司空列國諸侯三卿慎擇其人而任之則君道定況汝剛斷於酒乎音義劼苦

八反圻巨依反父音甫薄蒲各反徐又扶各反違如字徐音回馬云違行也宏大也辟必亦反斷丁亂反

疏正義曰殷之存亡既可以為監若是故我惟告汝曰汝當堅固愛慎殷之善臣及侯甸男衛之君則在外尚然況已下太史所賓友內史所賓友於善臣百尊官而不固慎乎此之畢官猶尚固慎況惟汝之身事所服行美道服行美事治民而可不固慎乎於已身事猶當固慎況惟所敬順疇咨之圻父能迫迴萬民之農父所順所安之宏父此等大臣能得固慎則可定其為君之道固慎大臣雖非急要尚能使君道得定況汝又能剛斷於酒乎善所莫大不可加也傳正義曰劼固釋詁文將欲斷酒為重故節文以相況慮訓為慎言誠堅固謹慎皆敬而擇任之其文通於下皆固慎太史掌國六典依周禮治典教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也內史掌八柄之法者爵祿廢置殺生與奪此太史內史即康叔之國大夫知者以下圻父農父宏父是諸侯之三卿明太史內史

非王朝之官所賓友者敬也於善臣即上經殷獻臣也百尊官即上侯甸男衛太史内史也服行美道服事治民即上汝之身事知服事是治民者民惟邦本諸侯治民為事故也鄭玄以服休為燕息之近臣服采為朝祭之近臣非孔意也司馬主圻封故云圻父父者尊之辭以司徒教民五土之藝故言農父也以司馬征伐在乎閫外所專故隨順而疇咨之言君所順疇也迫近迴繞於萬民言近民事也二者皆任大宏大釋詁文以司空亦君所順所安和之故言當順安之諸侯之三卿以上有司馬司徒故知宏父是司空言大父者以營造為廣大國家之父因節文而分之乃總之言司馬司徒司空列國三卿令慎擇其人而任之則君道定況剛斷於酒乎為甚之義也其定辟總上自劼毖殷獻已下獨言三卿者因文相況而接之其實總上也三卿不次者以司馬征伐為重次以政教安萬民司徒為重司空直指營造故在下也司徒言於萬民為迫迴者事務為主故也

司徒不言若者互相明皆為治民而君所順也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傳其有誥汝曰民羣聚飲酒不用上命則汝收捕之勿令失也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傳盡執拘羣飲酒者以歸於京師我其擇罪重者而殺之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殺之傳又惟殷家蹈惡俗諸臣惟衆官化紂日久乃沈湎於酒勿用法殺之姑惟教之有斯明享傳以其漸染惡俗故必三申法令且惟教之則汝有此明訓以享國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

時同于殺傳汝若忽怠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不憂汝乃不潔汝政事是汝同於見殺之罪音義佚音逸盡子忍反惡烏各反申息暫反又如字疏正義曰以為政莫重於斷酒故其有人誥汝曰民今飲酒相與羣聚是不用上命則汝收捕之勿令失矣盡執拘以歸於周之京師我其擇罪重而殺之也又惟殷之蹈惡俗諸臣惟其衆官化紂日久乃沈湎於酒勿用法殺之以漸染惡俗故三申法令且惟教之則汝有此明訓可以享國汝若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天子不憂汝不潔汝政事是汝同於見殺之罪小可不慎傳正義曰言周故為京師但飲有稀數罪有大小不可一皆盡殺故知擇罪重者殺之言諸臣謂尊者及其下列職衆官不可用法殺之明法有張弛此由殷之諸臣漸染紂之惡俗日久故不可即殺其衛國之民先非紂之舊臣乃羣聚飲酒恐增長昏亂故擇

罪重者殺之據意不同故殺否有異禮成於三故必三申法令有此明訓總上之辭故得享國汝不用我教辭則不足憂念故惟我一人不憂汝不潔汝之政事事惟穢惡不復教之使潔靜也

王曰封汝典聽朕毖傳汝當常聽念我所慎而篤行之

勿辯乃司民湎于酒傳辯使也勿使汝主民之吏湎於酒言當正身以帥民疏正義曰以戒酒事終故結之王命言曰封汝當常聽命我所使汝慎者篤而行之勿使汝主民之吏若宰人者沈湎於酒當正身以帥民

梓材傳告康叔以為政之道亦如梓人治材音義梓音子本亦作杍馬云古作梓字治木器曰梓治土器曰陶治金器曰治疏傳正義曰此取下言

若作梓材既勤樸斵故云為政之道如梓人治材此古杍字今文作梓梓木名木之善者治之宜精因以為木之工匠之名下有稽田作室乃言梓材三種獨用梓材者雖三者同喻田在於外室總於家猶非指事之器故取梓材以為功也因戒德刑與酒事終言治人似治器而結之故也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傳言當用其衆人之賢者與其小臣之良者以通達卿大夫及都家之政於國以厥臣達王惟邦君傳汝當信用其臣以通王教於民言通民事於國通王教於民惟乃國君之道汝若恒越曰我有師師傳汝惟君道使順常於是曰我有典常

之師可師法司徒司馬司空尹旅曰予罔厲殺人傳言國之三卿正官衆大夫皆順典常而曰我無厲虐殺人之事如此則善矣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傳亦其為君之道當先敬勞民故汝往治民必敬勞來之肆往姦宄殺人歷人宥傳以民當敬勞之故汝往之國又當詳察姦宄之人及殺人賊所過歷之人有所寬宥亦所以敬勞之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傳聽訟折獄當務從寬恕故往治民亦當見其為君之事察民以過誤殘

敗人者當寛宥之音義暨其器反勞力報反下同来力代反究音軌見如字徐賢遍反戕徐在羊反又七良反馬云殘也折之舌反疏正義曰王曰封汝為政當用其衆人之賢者與其小臣之良者以通達卿大夫及都家等大家之政於國然後汝當信用其臣以通達王教於民惟乃可為國君之道汝為君道故當使上下順常於是曰我有典常之師可師法是君之順典常也其下司徒司馬司空國之三卿及正官衆大夫亦皆順典常而曰我無虐厲殺人之事是使臣之順常也如此君臣皆能順常則為善矣為君之道非但順常亦須敬勞之故云亦其為君之道當先敬心以愛勞民故汝往治民必敬勞之又以民須敬勞之故汝往之國詳察其姦究及殺人之人二者所過歷之人原情不知有所寛宥以斷獄務從寛故汝往治亦當見其為君之事而民有過誤殘敗人者當寛宥之此亦為敬勞之也傳正義曰以用也暨與也言用通厥臣可

用明此皆賢與良也厥臣文在大家之上故知小臣也言用之者既用其言以為政又用其人以為輔本之得大家所用統之即君所遣也以大夫稱家對士庶有家而非大故云大家卿大夫在朝者都家亦卿大夫所得邑也又公邑而大夫所治亦是也用此以行政令上達於國使人君知之也即是庶人升為士又用庶人進在官者小臣亦得進等而用之周禮有都家之官鄭云都謂王子弟所封及公卿所食邑家謂大夫所食采地傳以大家言之總包大臣故言卿大夫及都家之政卿大夫之政謂在朝所掌者都家之政謂采邑所有政事二者並當通達之於國故連言之言汝當信用臣即信用卿大夫及都家自然大家也傳用小臣與庶人故得通王教於民也人君上承於王下治民事故交通其政惟乃國君之道而已鄭以於邑言達大家於國言達王與邦君王為二王之後即亂名實也君道使順常者即上民事王教通於國人是順常也故總上惟邦君言汝惟

君道使順常也典常可師即順常也此連上蒙若恒之文故云國之三卿正官衆大夫皆順典常也不言士從可知也此曰予罔厲殺人所謂令康叔之語但在臣下宜爲此也以上令下行行之在臣故云我無厲虐殺人之事互明君及臣皆師法而無虐亦其爲君之道者爲邦君之道非直順常亦須敬勞故往必敬勞即論語云先之勞之是也上文無罪敬勞此惟就有罪者原情免宥亦敬勞也其實姦宄不殺人者殺人亦是姦宄但重言而別其文姦宄及殺人二者並是賊害自當合罪不可寛宥其所過歷之人情所不知故詳察寛宥以爲敬勞之君者立於無過之地使物不失其所故宥罪原情當見其爲君之事與上厥君終始相承於姦上言肆往此亦以罪事往可知也言宥明情亦可原故知過誤殘敗人也

王啓監厥亂爲民傳言王者開置監官其治爲民不可不勉曰無胥戕無胥虐

至于敬寡至于屬婦合由以容傳當教民無得相殘傷相虐殺至于敬養寡弱至於存恤妾婦和合其教用大道以容之無令見寃枉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傳王者其效實國君及於御治事者知其教命所施何用不可不勤引養引恬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傳能長養民長安民用古王道如此監無所復罪當務之音義監工暫反劉工銜反下同為于偽反下同治直吏反屬婦音扶妾之事妻也無令力呈反篇末同寃紆元反一本作以元反恬田廉反辟扶亦反

疏正義曰周公云所以敬勞者以王者開置監官其治主為於民故也

以此當教民曰無得相傷殘無得相虐殺而為重害也何但不可為重害民之相於當至於敬養寡弱至於存恤屬婦合和其教用大道以相容無使至寃枉所以如此者以王者其當效實國君及於御治事者惟須知其教命所施何用知其善惡故不可不勤也所效實若能長養民長安民用古者明王之道而治之如此為監無所復罪汝當務之傳正義曰以言曰故知當教民也殘謂不死虐甚則殺故二文也經言屬婦傳言妾婦者以妾屬於人故名屬婦此經屬婦與寡弱為例則非關嫡婦也何者妻子是家中之貴者不至寃枉故也以君臣共國事故并效御治事而知其所施則下不得為

惟曰

非即是王使存省侯伯監治是也故不可不勤

若稽田既勤敷菑惟其陳修為厥疆畎傳言為君監民惟若農夫之考田已勞力布發之惟其陳列修治為其

疆畔畎壟然後功成以喻教化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塈茨傳如人為室家已勤立垣墻惟其當塗塈茨蓋之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傳為政之術如梓人治材為器已勞力樸治斲削惟其當塗以漆丹以朱而後成以言教化亦須禮義然後治音義菑側其反畎工犬反垣音袁墉音庸馬云卑曰垣高曰墉塈徐許氣反說文云仰塗也廣雅云塗也馬云堊色一音故愛反茨徐在私反樸普角反馬云未成器也斲丁角反雘在略反徐烏郭反馬云善丹也說文云讀與靃同也又一郭反字林音同疏正義曰既言王者所以效實國君為政之事故此言國君為政之喻惟為監之事曰若農人之

考田也已勞力徧布菑而耕發其田又須惟其陳列修治為疆畔畎壟以至收穫然後功成又若人為室家已勤力立其垣墉又當惟其塗而塈飾茨蓋之功乃成也又若梓人治材為器已勞力樸治斵削其材惟其當塗而丹漆以朱雘然後成以喻人君為政之道亦勞心施政除民之疾又當惟其飾以禮義使之行善然後治傳

正義曰此三者事别而喻同也先遠而類疎者乃漸漸以事近而切者次之皆言既勤於初乃言修治於末明為政孜孜因前基而修使善垣墉故也皆詳而復言之室器皆云其事終而考田止言疆畎不云刈穫者田以一種但陳修終至収成故開其初與下二文互也二文皆言斁即古塗字明其終而塗飾之其室言塗塈塈亦塗也不是以物塗之茨謂蓋覆也器言塗丹雘塗丹皆飾物之名謂塗丹以朱雘雘是彩色之名有青色者有朱色者故鄭玄引山海經云青丘之山多有青雘此經知是朱者與丹連文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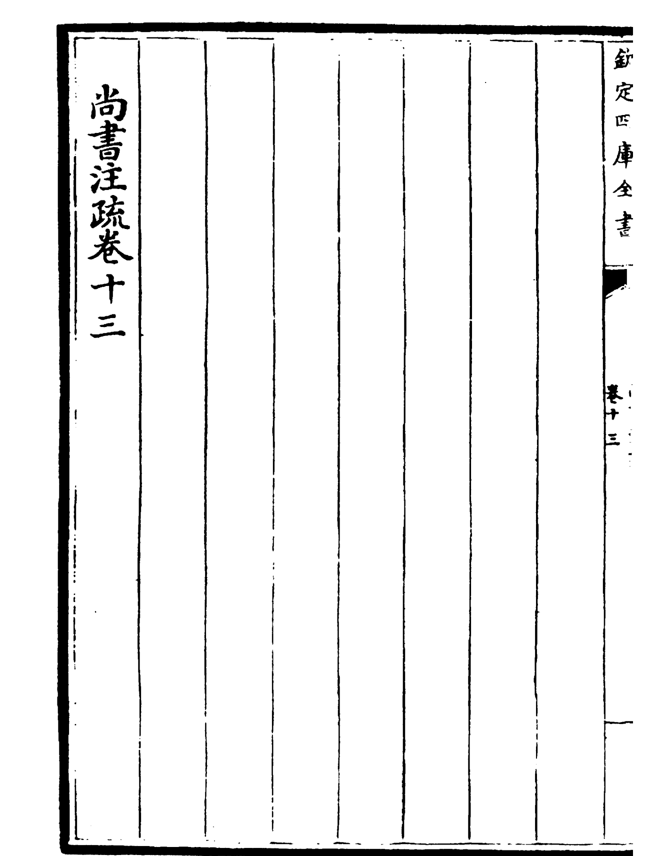
今王惟曰先

王既勤用明德懷為夾傳言文武已勤用明德懷遠為近汝治國當法之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亦既用明德傳衆國朝享於王又親仁善鄰為兄弟之國萬方皆來賓服亦已奉用先王之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丕享傳君天下能用常法則和集衆國大來朝享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傳大天已付周家治中國民矣能遠拓其界壤則於先王之道遂大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傳今王惟用德和悅先後天下迷

愚之民先後謂教訓所以悦先王受命之義已若茲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傳為監所行已如此所陳法則我周家惟欲使至於萬年承奉王室子子孫孫永保民傳又欲令其子孫累世長君國以安民音義夾音協近也朝直遥反付如字馬本作附拓音託懌音亦字又作斁下同先悉薦反注同監古陷反為于威反疏正義曰此戒康叔已満三篇其事將終須有總結因其政術言法於明王上下相承資以成治故稱今者王命惟告汝曰先王文武在於前世已自勤用明德招懐遠人使来以為親近也以明德懐柔之故衆國朝享於王又相親善為兄弟之國萬方皆来賓服亦已化上奉用先王之明德矣是先王行明德下亦行明德以從之而可法也先王既

然凡為君以君天下者亦如先王用常法則和集衆國使之大來朝享亦須同先王用明德也君天下者當如此今大天已付周家治九州之中國民矣周家之王若能為政用明德以懷萬國遠拓其疆界土壤則先王之道遂更光大以此今王須大先王之政惟明德之大道而用之以此和悅而先後其天下遠愚之民使之政治用此所以悅先王受命使之遂大之義故也是明德不可用不務故我周王今亦行之汝為人臣可以不法乎當法王家勤用明德治國也汝若能法我王家而用明德是為善不可加因歎云已乎如此為監則我周家惟曰欲汝至於萬年惟以承奉王室令其子子孫孫累世長居國以安民傳正義曰言先王知謂文武也夾者是人左右而夾之故言近也享施於王而兄弟為相於之辭明彼此皆和協親仁善鄰左傳文以先王用明德於下之所行今亦奉用為亦先王耳肆遂也中遂故為大越遠也使天下賓服故遠拓界壤以益先王故為遂大也

言用德亦是明德也先後若詩云予曰有先後謂於民心先未悟而啟之已悟於後化成之故謂敎訓也先王本欲子孫成其事今化天下使善是悅先王受命其和悅先王即遠拓疆土悅其受命即遂大也



尚書注疏卷十三

尚書注疏卷十三考證

康誥酒誥梓材序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臣召南按自書序敘康誥三篇於大誥微子之命及歸禾嘉禾之後而康誥首簡四十八字即言周公營洛於是伏生大傳司馬遷史記孔安國書傳並據其文謂康叔封衛在武庚既誅三監既定經所稱王若曰皆周公承成王之命作誥也漢世通儒並守其說班固地理志鄭玄詩譜說尤詳明蓋左傳祝鮀

言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藩屏周分魯公殷民六族命以伯禽封於少皥之虚分康叔殷民七族命以康誥封於殷虚分唐叔懐姓九宗職官五正命以唐誥封於夏虚是春秋時士大夫即已言成王封康叔康誥之作與伯禽之命唐誥同時矣後儒之依據小序又何恠哉自漢至宋解康誥者無異辭蘇軾始謂首簡四十八字是洛誥之脫簡胡宏始謂王若曰是武王告康叔而朱蔡從之解經之難如此○

疏古者大國不過百里而康叔封千里者康叔時為方伯殷之圻内諸侯并屬之故得總言三監○臣召南按孔疏此文可謂讀書得間疑古人之所未疑公侯百里周室定制齊魯元勲弗能踰也殷都舊地昔封武庚尚分三監今定其變祇建一侯土兼邶鄘不幾近於一圻乎地理志謂遷邶鄘之民於雒地盡屬衛其說即据詩書然封域太侈矣康成詩譜則謂三監既定復建諸侯特命衛為方伯至其子孫始并邶

鄘其說為最近理然左傳載季札聞歌邶鄘衛言衛康叔之德如此又是封國之初即兼三國不可解也惟三月至大誥治○蘇軾曰此洛誥之文當在周公拜手稽首之上

疏太保以戊申至七日庚戌○臣召南按召誥曰越三日庚戌自戊申至庚戌為三日也七字係三字之譌各本並誤或疑召誥疏言庚戌是七日然此文不應爾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傳周公稱成王命○胡宏曰康叔成王叔父也經文不應曰朕其弟成王康叔猶子也經文不應曰乃寡兄其曰兄曰弟者武王命康叔之辭也朱子曰康誥三篇是武王書無疑
疏豈周公自許天子以王為孟侯皆不可信也○臣召南按康成本書傳謂太子年十八曰孟侯猶之毛傳以公孫碩膚之公孫為成王皆漢人解經最無理者臣照按此孟侯朕其弟之文其為武王語無疑故

朱子蔡沈皆謂為武王書也然武王時武庚三監實封沬邦無衛地以封康叔則成王始封亦不待辨而明也然則奈何蓋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祖宗定之子孫不敢易也不幸有武庚管蔡之事六師移之而易其主則稱祖考之命以命之猶夫爵人于廟之義言武王如在亦如是耳以王若曰之王為成王則不可通矣

我西土惟時怙句冐聞于上帝句○臣召南按古讀至

怙字為句趙歧注孟子引冒聞于上帝則知伏生今文句讀亦同也宋儒始以惟時怙冒為句蔡沈曰怙之如父冒之如天

王曰嗚呼小子封疏所明而云行天人之德者○臣浩按所明而云四字理不可解玩文義似當云上文所云行天人之德者但各本俱誤仍之

又以天德可畏所以可畏者○監本脫所以可畏四字今从舊本添補

酒誥○王應麟曰揚子法言謂酒誥之篇俄空焉按酒誥古今文皆有之豈子雲未見歟藝文志云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而大傳引酒誥曰封若圭璧今無此句豈即脫簡歟

明大命于妹邦傳妹地名紂所都朝歌以北是疏但妹為朝歌之所居也○臣召南按疏此段脫誤不一即上文此妹與沬一也沬字上脫鄘風桑中之五字沬字下脫鄉字但妹為朝歌之所居也應作為殷紂之

所都也朝歌及居字並誤下文是詩又云沬之東矣

沬之鄉矣鄉字應是北字之訛又按詩疏引酒誥注

沬邦紂之都所處也孔傳無此文必鄭注也

乃穆考文王音義諸盩爲昭疏組紺爲昭○臣浩按諸

盩太王之父即祖紺亦曰公叔祖類音義與疏雖異

而實同也組應作祖各本俱誤

爾尚克羞饋祀傳疏亦非其義勢也以下然茲亦惟天

據人事○數句理不可解必有脱誤今仍之

矧惟若疇圻父句薄違農父句若保宏父句定辟句○

臣召南按古讀如此毛詩鄭箋引若疇圻父則知古今文句讀同也王安石始讀圻父薄違句農父若保句宏父定辟句朱子以為夐出諸儒之表蔡沈從之

傳況所順疇咨之司馬乎○臣召南按小雅祈父毛傳曰祈父司馬也職掌封圻之兵甲鄭箋下疏引此注云順疇萬民之圻父然則穎達固以若疇二字為司馬所職故以順疇萬民為解然非孔傳原文之意

也

以厥臣達王惟邦君傳疏自然大家也○自然二字疑

衍

自古王若茲監句○古讀如此蔡沈從茲字絕句

今王惟曰○吳棫辨此篇自王啟監以下即非梓材本

文朱子謂梓材一篇半似洛誥蔡沈曰自今王惟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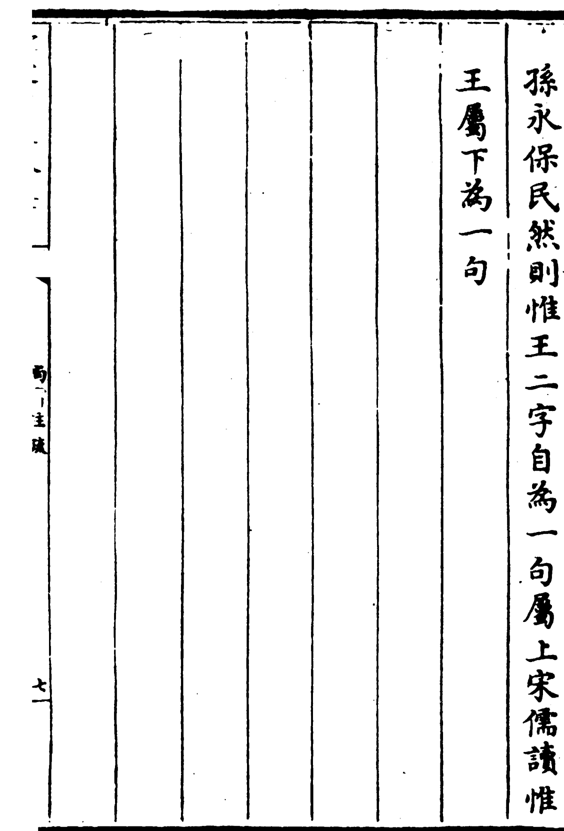
以下若人臣進戒之辭與周公召公之言若出一口

意者此篇出於編簡斷爛之中編書者誤次其後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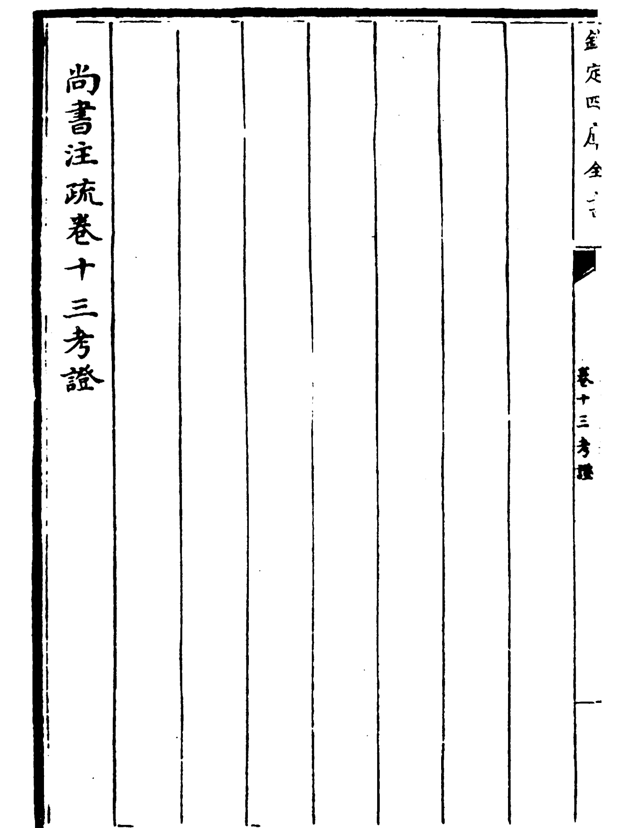
臣召南按康誥三篇古今文所共有若言伏生誤記則安國校壁中所得者當正其訛若言壁中竹簡淆雜則伏生先時不應即與相合康誥之首即言作洛梓材之末又似告君此亦千古不決之疑也

越厥疆土于先王肆句○古讀如此朱子謂肆字當屬下句蔡沈從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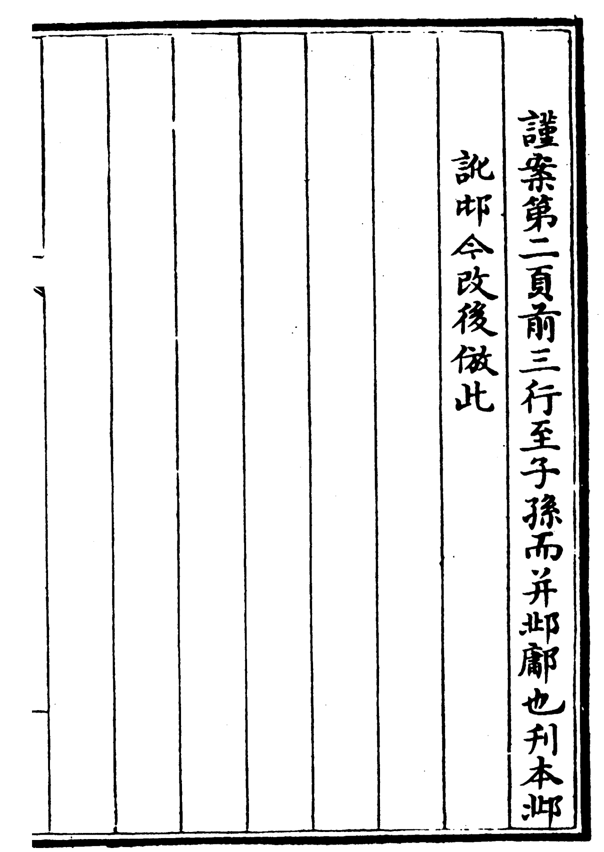
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句子子孫孫永保民句○臣召南按趙岐注孟子引此篇欲至于萬年又曰子子孫



孫永保民然則惟王二字自爲一句屬上宋儒讀惟王屬下爲一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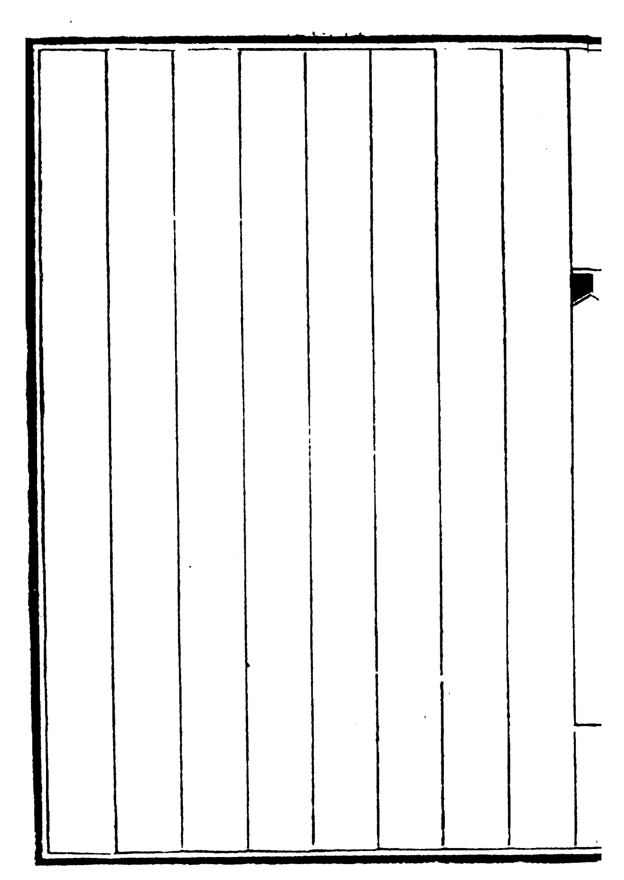


尚書注疏卷十三考證



謹案第二頁前三行至子孫而并邶鄘也刋本邶

訛邨今改後倣此





覆校官庶吉士臣方　煒
校對官編修臣鄭　爔
謄録監生臣姚岐謨